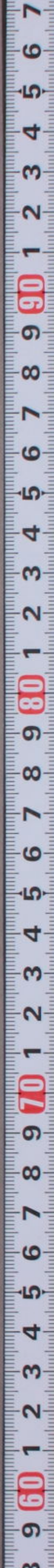




11 6
4064
12



門外伊6
號 4064
卷 32-12

大事編年

顯宗朝

顯宗昭休行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諱柸
孝宗子仁祖辛巳二月四日誕降于瀋館甲寅八月十八
日薨葬崇陵

妃顯烈貞獻文德明聖王后金氏清風府院君忠翼公佑
明女癸亥十二月五日薨

卽位

己亥五月上卽位于仁政門

命御史竣事後復命



初大行大王遣暗行御史南九萬閔維重等八人於諸道至是禮曹以國恤召還京畿御史安後說江原御史李程皆未竣事奔哭憲府啓言奉使而遭國恤者必待竣事復命殯宮禮也今諸道御史棄先王之命於草莽甚不可也請禮堂推考御史未還者使竣事後復命從之

吏判宋時烈辭述

先是 大行大王因雪變求言鏡城判官洪汝河投上應旨疏斥李厚源又言吏部注擬循私過半至曰立職雖緣於意見處心實關於名利陰操異同顯加擠援由是澆薄之類賈勇先登偏滯之輩守死彌篤其意指宋時烈疏中

又有崩劣二字崩劣山連良蓋謂李厚源宋時烈宋浚吉朋比如山連也時以違祿未入啓至是公除後改呈宋時烈上疏乞免上不許繼下召命時烈同大臣八侍領相鄭太和曰洪汝河之疏深斥李厚源至曰剛愎自用偏險崩劣指謂誤國且斥吏判之擬年少蔭官於諮議臣非不知啓稟還出給而係是言疏故稟定改書以來矣鄭維城曰汝河構虛捏誣指斥大臣而其意實在兩宋也領相言禮待之道不可強迫宜姑勉副以安其心上從之許述吏判

宋浚吉袖劄

吏曹判書宋浚吉袖劄曰 殿下上奉兩慈殿孝無間然

若謂吾之事親已盡則即非孝子之心此實小人女子伺隙造釁處也近來外言喧藉以兩王子及夫人出入於大王大妃殿無有限節且麟坪兩兒自先王朝留養於宮中其兄方持凶服亦出入無間外言之入內言之出未必不由於此今殿下既無兄弟又姑無嗣形勢孤危族屬漸遠嬾逼轉甚留養之人年已長大殿下宮中豈宜更着他人節之禮義無拘區區之小仁焉○時王子輩出入無節兩殿之間多有雜言搆坪子楨榘留養宮中皆敢憂而不敢言至是以劄進

宋時烈陳疏去國

十二月左叅贊宋時烈陳疏還鄉疏曰今五月五日中使以內旨傳諭以為時氣煖熱恐有慮外之虞欲以今日小斂臣對以禮既不然且梓宮寬闊必無所虞六日事畢臣又以為禮書小斂條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之文當如禮書才出哭班大臣以下竟以內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心非由人事者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之合木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定之謀人言未已愈往愈甚聖候違豫之日敢違群議以太醫有罪當死決不可使之議藥其後以其所議之藥快收其效論者以為不急君父之疾負此三大罪得免有司之誅

已是僥倖况望帶職偃息乎○批曰父母之喪無欠於歛襲之際欲得美地為衣冠之藏者人之心孤雖不敏豈不知誣罔者乎合木之事若有未盡余豈為卿而恕視水原不合同陵云者非卿一人今用陵岡不下於彼第三事於予心尤有所未安人言予當直斥予若許歸人謂予何復下手札使承旨吳挺緯往諭時烈而上知不不回又賜御札又命兩道臣給馬護送○上引見諸承旨問宋時烈去國之由承旨吳挺緯曰臣於昨日一依聖教敷諭且臣問其不忍聞之說從何出則初不旨言再三勤請後乃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之事為人詆斥究情如何哉臣

既聞此言不敢不達矣承旨金壽恒曰宋時烈以此為至究極痛而終未暴白而去則不幸甚矣雖在凡夫抱究莫伸固非美事而况此人乎承旨李殷相曰宋時烈既以此為至究極痛問于大臣必得其情實然後處之可矣於是上引見大臣諸臣上謂領相鄭太和曰宋三宰事既與承旨反覆論辨而皆不知曲折卿等或得聞之耶太和曰臣未見其書啓中措語何辭耶上曰其大畧以為人或以三宰為事君無專一之心等論矣鄭太和曰頃者因人粗聞其槩而臣實未曉及其治行將蔽之時向人畧說而不言某人之為此言云矣上曰此必是猜疾三宰者做出此言

使不得安於朝誠可痛駭鄭太和曰以不忍聞之說加於宋時烈者必有其人若知出處則當以重律治之矣上曰暴白之後可以更來若不暴白則必無更來之意矣吳桂縉曰必得暴白而後可以慰釋其心而聖上待賢之道得矣上曰自古奸慝疾賢之輩例為如此之言使不得立於朝今日之事豈無所以然也 禮判洪命夏亦上劄言宋時烈事請明降聖旨痛辨虛實益篤誠禮期於召還批以面議

洪得箕自明疏

益平尉洪得箕上疏自訟曰竊聞士夫間相傳之言則宋

時烈書啓中所謂不忍聞之說以臣入纓於殿下至於此言藉之闕內以此傳於宋時烈亦以此投疏出疏出去云臣不勝錯愕直欲自刎而死也上荅曰世俗浮薄奸人做出罔極之凶言左叅贊以此決婦予之心事不能却見卿何又為浮言所動有此陳疏之舉乎指卿言此者亦奸人欲推諉於卿之計也○翌年正月下諭曰向來流言以駢馬入讒為說予之心曲已悉於益平尉洪得箕之疏批矣予之倚卿如何卿之責任如何從速還朝時烈引疾不來

許穆論慈懿大妃服制疏

禮訟本末附

庚子元年三月掌令許穆上疏曰大王大妃暮年之服當

初喪急遽議禮諸臣或不得詳盡而有此失耶議禮註疏
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曰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
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歸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
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子欲見嫡妻所
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
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
故也齊襄章母為長子註曰子為母齊襄母為之不得過
於子為已故亦齊襄也傳曰何以三年父之所不降母亦
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已之尊降祖補之正體也嫡

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後
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碁服章註曰天子
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
長子庶子為後是也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
為後則碁年重嫡也相承之意也昭顯既早世孝考以仁
祖二長子既以承宗廟大王大妃為孝考齊襄三年禮無
可疑者夫三年之喪為父父至尊也為長子重其當祖補
之正體而又以其代已為宗廟主也今孝考於大王大妃
既為嫡子而又踐阼即位當正體之尊其服則與休而不
正不得三年者同臣不知其何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既

為之三年則為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朞年不見於經文為長子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曰正体不得傳重立庶孫為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為後曰体而不正立嫡孫為後曰正而不體若經所謂立嫡以長亦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為長子三年也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節之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况三年之制乎請令禮官儒臣追正喪服之失今大喪之練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不可及也 答曰疏辭當令禮官議焉

先是禮曹判書尹絳叅判尹順之叅議尹鏞達曰慈懿大王大妃應有服制而不載於五禮儀或云當服三年或云當服朞年而未有可據之禮議大臣儒臣何如依達兩贊善一體問議

時宋時烈宋浚吉議曰儀禮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大行大王雖已承統而然於倫序自是次適大王大妃當為之服不得過期年矣尹鏞聞其議乃引儀禮斬衰章賈疏所謂第一子死取適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之文謂 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書送延陽君李時白院相鄭太和邀宋時烈于閤門外示之宋曰禮有是言也然其下方有嫡妻所生第二長子又

同名庶子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之文均是疏說則不可取一而舍一矣所謂第一子死恐指未成人者也仍舉四種說以對所謂四種疏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曰正體不傳重謂嫡子有疾不堪主宗廟也二曰傳重非正體謂庶孫為後也三曰體而不正謂庶子為後也四曰正而不體謂嫡孫為後也太和拙于止之曰昭顯若無子孫則此言無傷也今若以此為證則萬一奸人因此體而不正之說構成禍機則吾輩不足惜未知國事稅駕於何地宋曰無已則大明律及國制無論長子庶子皆服朞以此為斷亦合從周之義也仍示

喪禮備要領相喜曰今得此證無憂矣於是大臣沈之源李景奭李厚源元斗杓李時白議皆同遂定為朞年尹鐫以不行其說又引儀禮斬衰章外宗猶內宗之文謂大王大妃亦當服斬衰宋又辨曰內宗婦人皆是臣子故服斬今大王大妃則先王之所臣事也乃不服本服而反同於臣子乎鐫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宋曰朱子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乎至是許穆上三年服制疏命禮官稟處

禮曹啓曰臣絳瞻無知識莫重之禮不敢輕議議大臣儒

臣而定為暮年之制矣今觀許程疏語此是大段變禮請
令大臣儒臣詳議定奪如何又啓曰當初議禮時右資成
宋時烈既與大臣相議以定今雖在外不可不詢問云云
傳曰允

領敦寧李景奭議當初獻議既以遵先王之制之意為對
今者許程以為非古禮臣不宜更有所議矣○領議政鄭
太和議當初臣只舉國制以對臣何敢自以為是惟在更
詢知禮之臣而處之仍念貞熹王后之於睿宗文定王后
之於仁宗已行之制並為詳考叅之○領中樞沈之源議
當初臣之愚陋之見並與諸大臣無異云云○判中樞元

斗杓議臣素昧禮經與諸大臣循例獻議矣今見許程疏
辭其所論據皆是經傳明文何敢更容他論禮所謂四種
之說蓋謂父王為庶子之喪也非謂母后為承統主社之
嫡子降從暮服也臣不可以當初做錯之失膠守迷執再
誤莫重之曲禮云云○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右議政鄭維
城病不獻議

左叅贊宋浚吉劄曰服制一款臣固與聞於蒼黃之際雖
未及細考註疏諸說而其間實有多少曲折又不無多少
疑難諸大臣之意皆謂我朝典禮實無為子三年之制其
在古禮倘不十分明白或有他日之悔則無寧遵用國典

之為愈故臣亦無異見遂以朞制為定矣厥後外議紛然
或以為 大王大妃之於 先大王當服三年至有以為
當服斬衰者或以為 貞熹王后之於 睿宗亦服三年
云此說之有明據臣不能知而 祖宗朝所行果如是則
今日之禮誠有可疑者臣於此尤不勝瞿然之至蓋嘗告
諸相臣請考實錄以來以為更議之地而想朝家多事有
所未遑矣今者許穆之疏引經據義論說甚勤臣於此論
雖不敢索言相難亦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儀禮父為長而
子通上下而言者也若如穆之說則設令大夫士嫡妻所
生有十餘子而第一子死其父為之服三年第二子死其

父又服三年不幸第三四五六皆死為之服三年竊恐禮
意決不如此也且註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庶子
之義而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為後者也此庶子穆
必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似無是
理而朞年條所謂長子長子婦等處穆亦皆以妾子為斷
未知禮意果如是乎此臣之所未曉也竊疑疏所謂第一
子死者即下文所謂嫡子有廢疾若他故死而無子不受
重不得三年者也第一子之不受重者死則取嫡妻所生
第二長者立以為後亦名長子不幸而又死而既不為第
一子服三年故應為第二為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

有廢疾無子既為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為後而亦不服三年只服暮卽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為後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而死不復服三年而亦不為妾子服三年故上文特言嫡妻所生以明之臣雖不敢質言而無乃禮意自如是也耶穆說之外又有或者之論以為帝王家以緜統為重太上皇為嗣君之喪雖支子入承者皆當服三年云果爾則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無論正體非正體皆可服三年耶無於禮恐不敢輕議云云
右贊成宋時烈議曰當初妄議之說今被大臣臺臣操戈而入室則不可復容其咏也當初同議之臣將陳意見則

其說卽臣之說也加以在外之臣不敢輒論朝廷典禮則只合噤口咋舌而第以既有妄論大禮之失則不敢不愛陳曲折以引誤事之罪也臣始聞該曹卽以 大王大妃殿服制改定事來議也臣以為必有別樣可據禮律可以句斷前日所疑之說也及見原任大臣及臺臣之論則真與魏徵獻昭陵事相類當初獻議時臣固知有此儀禮疏說而於其疏說有不能十分無疑者故以為與其輕用可疑之疏說斷定莫重之變禮寧無近從 大明之制猶為寡過也今者許穆之疏引證雖多然其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子亦名長子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

為後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臣之所嘗疑而欲知者正在於此而許穆之所以為明證者亦在於此此實愚臣解疑辨惑之時也幸孰大焉夫所謂長子死者未知其死於何等時耶謂已成人而死其父既為之服斬三年然後又立次嫡謂之長子而其次嫡死又為之服斬三年耶如是則其於無二統不貳斬之義何如耶抑以為死在幼穉之年而不含不贈不立主其父不為之服不成為嫡然後立次嫡為嗣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果如此則許穆之疏恐不得為定論也所謂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云者此固疏說而妾子故三字則是許穆自

下之說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者固為妾子也然自次嫡以下則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曰庶子妾子之號嫡子第二者名同庶子也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 為仁祖大王之庶子也庶非賤稱也乃衆子之義考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謂庶子者果為獨指妻子而次嫡以下不與否乎疏家本意既不敢明知而又無他書之可為證左此臣之所以為疑者也凡此二段者實臣所疑而不敢決者今許穆斷然未疑未知只據此疏而知其必然也耶抑有左證於他書耶爰詢於許穆則可知矣蓋帝王之家以社稷為重故古固有捨長而立庶者此實聖人制義

之大權然其制禮立法之意則未嘗不謹於倫序故文王傳國則捨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必養於長庶之辨今之所論只是禮文則當考周公制禮之意可也周公立經子夏傳之鄭玄註之而皆無次子為長子之說至賈公彥疏始有此說賈是名儒而又為黃勉齋收入於通解之續則何敢不信然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許穆之所云乎如或不然則今者斷然行之恐或未安也且疏說既曰立次長亦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為三年此二說自相矛盾故許穆必以庶子為妾子而次長則不與焉今必得次長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

說乃可從也不然則以一時之見舉爾斷定不亦重乎且又有一說焉賈疏只言第一子死而不言第一子無後而死則此恐是未成人而死者也此正緊要處而今許穆之說似不細考立文之本意而遽然立說然則檀弓之免子將之衰果皆不足恤乎且以人情事勢推之長子雖成人而死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非但嫡統不嚴為父者一身之上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女子出嫁猶不敢服斬其於不貳斬之義截然矣况父之於子乎既斬第一子又斬第二子以下無復限節耶蓋許穆徒知第二子承重者服替不見於經而不知第一子成人而死而第二子承重者

服斬亦不見於經也何可執一而廢一乎且以世宗言之假如聖壽無疆文宗不幸先涉則世宗當服斬而立一大君為嗣一大君又不幸則又服斬而又立二大君如是以至八大君皆服斬三年則是并文宗世祖兩大王為九三年矣三九二十七雖士庶人亦不當如是况帝王之尊且至嚴者乎此則必不然也若曰帝王當以即位者為統而孝宗既主宗社不得不為之三年云爾則亦恐不然如是則何必次嫡雖妾媵之所出者皆可三年也假如光海終於初年則仁穆大妃亦當三年乎若曰大王之喪雖總麻婦女亦必服斬以此知大王大妃亦當

三年云爾恐亦不然夫在臣子之位者固不敢以功總之服服大王矣今孝宗之於大王大妃有君臣之義大王大妃乃反以臣服君之服服大王乎是皆可疑之說也至於原任大臣所謂蓋謂父王為庶子喪也非謂母后為承統主社稷嫡子降從暮服也云者尤有所不可曉者今日所爭只是次嫡通為庶子與否及既為庶子則當論服暮與否而已父王既以為庶子而不服三年則雖已承統母后何敢獨服三年乎是不知禮所謂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之義也况大王大妃於昭顯之喪既與仁祖同為長子之服則其義何可變於今日耶大抵臣之議禮之

失在於不能明知䟽意果如何不得已而姑從大明之制矣雖然大明之制不知果合於古聖人與否而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今日所定常窈妄謂不至於大悖而已今許穆之說如此若因此講明歸於十分至當則豈但一時之幸而已哉昔文純公李滉誤定君臣服為嫂叔之服及間竒大升駁正之說瞿然而改其前見曰若非竒某幾不免為千古罪人今日小臣之所望於許穆者亦如此耳大抵是非交互彼此牴牾處若無程朱大眼目大力量雖可以一時竟見遽斷諸家未決之議正當以傳疑之法處之以俟後世而姑從其明白無疑者此正闕疑闕殆之道也此

雖拙涉而不快活然猶勝於闕中役文之弊也故臣不敢更有他說而仍謂前日膠固謬妄之罪而已

史官書啓考出實錄於赤裳史庫則睿宗小祥貞熹王后果從吉矣傳曰實錄既已考出更議于大臣儒臣以啓

領議政鄭太和議當初只據國典以對何敢更為祿聞以增罪戾。左議政沈之源議實錄所載又如此喪制宜從先祖臣豈有異見。領敦寧李景奭領府事元斗杓判府事鄭維城病不獻。左叅贊宋浚吉方在待罪中不敢議獻議。右贊成宋時外。傳曰依大臣議施行

護軍許穆再䟽進議禮喪服圖曰臣得見宋浚吉劄與臣

所論大相不同臣所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則為第二長子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皆服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為緇祖禰之正體也非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生第二長子是眾子又曰庶子妾子之號有舉眾子而言者五服圖為長子斬衰三年為眾子不杖朞是也舉眾子則庶子在焉眾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謂之眾子未能遠

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是也庶子而眾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皆此類也嫡子庶子未嘗同號蓋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大夫降其庶子嫡子庶子其分不亂如此而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禰不曰妾子之禰乎母論嫡子庶子非第一子不得三年云爾則禮經所謂為長子斬衰三年者為第一子乎為正體傳重乎孝考以仁祖繼體之嫡子既已承宗廟而君一國矣喪不用三年之制

降而為暮則是體而不正之暮歟正而不體之暮歟抑傳重而非正體之暮歟臣不知其故也與臣所論大旨相左節節相反禮家煩蔓辭說紛紜踈為聚訟之門自古如此然至於喪服大節條理截嚴不可紊亂臣謹以喪服為長子斬衰三年暮年之制及嫡子庶子之別條列為圖以獻本以經傳參以註疏令輕重之宜上下之等了然易曉伏乞聖明裁得焉

儀禮為長子喪服圖

逐行張書皆注疏

父為長子

註不言嫡子通上下也

釋

嫡子之踈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

子諸侯若言太子亦不通上下

亦言立嫡以長

註

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

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傳曰何以三年也

正體於上

疏

以其父是祖嫡承之於後

又乃將所傳重也

為宗廟主也有正體傳重

庶子

疏

庶子為父後者之弟

釋

庶子妾子之踈嫡妻所生第二長者是衆子今

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故妾子同踈與日不

繼祖與稱也

註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

一則正體不得傳重

註

嫡子有廢疾他故若

臣按父

嫡子嫡孫為正庶子庶孫為不正

二則傳重非正體立庶孫為後是也

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

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而其服既在斬衰三年祭不當復以為體而不正置之於承重不得三年之列也立庶子為後之庶子非嫡妻所生明矣

四則正而不體立嫡孫為後是也

臣按右四者以嫡子以分言之嫡子庶子之制如此非如不得為長子三年之庶子遠別於長子與妾等同歸也

母為長子

疏不得過於亦齊衰以子為母齊衰也父母為長子本為先祖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屈至尊明母為長子不問父之在否

傳曰何以三年也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註不敢以已之尊降祖稱之正體

暮服 註君大夫以尊降

疏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 后夫人與長子

長子之妻等不降

餘親則絕

臣按經既曰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當服三年之長子不當在暮服亦明矣長子當服暮年者愚以為雖承重不得三年者是也故曰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立庶子為後則暮年

遺上史官以許穆所進喪服圖及鍊服變改之節往議于宋時烈右贊成宋時烈議曰通上下大夫士之子承家主宅與天子諸侯傳統受國無異此正緊要處此註疏如此分明而今之議者猶為家國不同之說臣所不敢知也立庶子為後是也今此所爭在此一段蓋以上下說觀之則

父為長子條既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又曰第二長者同名為庶子其下又曰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此三說一人所記一時所說而同條共貫似不可主此而攻彼是彼而非此也正當反覆參考使其上下不相為病可也臣請更以又見條列焉所謂第二長者亦名為長子而服斬云者恐指第一長子死於殤年或廢疾而其父不為三年然後立第二子亦名為長子而三年則者也若其第一長子當傳重而死而其父為三年則雖立第二嫡承統不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者也如此看則上下疏說似不廷夏矣所謂第二長子同名為庶子云者蓋第二嫡子欲

別於妾子則謂之嫡欲別於長子則謂之庶固不害其隨事之稱也但此庶子既曰妾子及次嫡之通稱則下所謂體而不正之庶子未見其獨為妾子而次嫡不與之義也所謂體而不正庶子為後云者慈字蓋此庶子與上所謂一串來歷若是獨為妾子之稱而次嫡無與焉則賈氏於此必有一轉說以辨之不當與上條滾為一段以起後人之惑也此臣之所深懼者也謹按碁服疏曰君之嫡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朱子曰凡正體在乎上所謂下正猶為庶也正體為祖之嫡也下正為稱之嫡也雖正為稱嫡而於祖猶為庶故謂之為庶也所謂正體在乎

上者嫡子承父後者也所謂下正次嫡之嫡子也何以謂之正又謂之猶庶也嫡故謂之正而次故猶為庶也雖嫡而以次故至於其子猶稱之以庶况於其身不以庶稱之乎今以暮䟽及朱子說觀之此所謂庶子為後者必以為獨指妾子而次嫡不與云者臣實未能深信也大概未見端的證據而遽然立論或非䟽家本意則非但於事或致失當其於傳疑闕殆之義何如也故臣終不質言也 上遂從暮年之議

前叅議尹善道䟽略曰即今安危之機迫在朝夕臣不勝發婦之憂杞人之懼敢輸狂瞽之說噫聖人於喪禮制為五服豈偶然哉親疎厚薄非此無以別焉輕重則大小非此則無以定焉用之於家而父子之倫乃明用之於國而君臣之分乃嚴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無不係於此地所以莫大莫重而不可以毫髮叅差者也承統之子與祖為體父之於嫡子之喪其為服制必以斬衰三年者非為子也乃為承祖宗之統也私家尚如此况國家乎三代太平之世尚如此况末世危疑之際乎定臣民之心志絕不逞之覬覦實在於此矣孝宗大王之喪大王大妃之服考諸禮經聖人之所為者實在於與祖為體之義及聖人制禮實出於原天理定宗統之義則當為齊衰三年昭然明

矣當初禮官服制儀註定為暮年之服朝野未曉其意之
所在而國家宗統因此而有所不明此豈明大統定民志
固宗社之禮也嗚呼許穆之言非徒儀禮之大經實是謀
國之至計殿下所以復詢於宋時烈者優禮儒臣之意也
時烈正當如文純公李滉聞竒大升之說瞿然改其前見
時烈乃反有遂非文過之計掇拾禮經文字附會己意其
為辭說不勝其煩而聖人所以嚴此禮者只在於統承宗
廟之大旨則終始見不到說不出臣實未曉其意也時烈
引疏說立次長亦為三年之文而其下又曰今必得次長
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說乃可從也云其言真所

謂不成說話也今我孝宗是仁祖之次長而疏說既有立
次長亦為三年之明文則大王大妃之服齊衰三年實無
毫髮可疑斷然行之而已何必更責必得次長不為庶子
之明文於許穆也時烈曰文王傳國則捨伯邑考立武王
而周公制禮則必眷於長庶之辨臣以為文王之事聖
人制義之大權周公之禮聖人立經之常法此是兩聖人
時措之宜周公豈為伯邑考而作此禮也然則其可執此
禮而謂孝宗非嫡長謂大王大妃不為三年乎時烈之議
稱長子成人而死者至再至三而其緊要斷定之語曰長
子雖成人而死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云其

意皆是必欲歸重於成人而死蓋曰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次長雖本同母也雖本與祖為體也雖已踐其位承宗廟也終不得嫡統也此言不亦悖理乎次長承父詔受天命緇祖主器之後猶不得為嫡統而嫡統猶在於他人則是假世子乎撰皇帝乎且次長而立者不敢君於已死之長之子孫而已死之長之子孫亦不信於次長之立者乎時烈知覺其失言則必以遁辭解之曰嫡統不嚴四字只是為嚴萬世長幼之序而設也云矣嫡統不嚴四字上下文勢不如此誰信其意之如此也嗚呼古公雖立季歷而泰伯有後則古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然則

一國之群志未定而季歷之子孫何可報乎文王雖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然則天下之群志未定而武王之子孫何可保也時烈知宗統歸於主廟社之君而以嫡統歸於已死之長子乎然則嫡統宗統歧而貳之也又豈有此理也時烈又曰為父者一身之上其斬不已多乎至以世宗八大君設辭而證之世宗聖壽雖無疆而八大君雖皆短命豈有八大君各立三年而不幸并為九三年之理也宋浚吉劄嫡妻所生十餘子弟一子死至第二三四五六皆為之三年者均是必無之理二人所見真是魯衛之故也時烈曰疏說曰立次長

亦為三年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為三年此二說矛盾云此所謂庶子果是正室衆子之稱則誠如上文矛盾如指妾媵所生而言則不為矛盾看時烈何所據而明知此不是妾子之稱乎時烈又曰大王大妃乃反以臣服君之服服大王乎云父之於長子服乎何其言之無稽至此也嗚於世子服斬者非臣服君之服乎何其言之無稽至此也嗚呼自先朝倚重而委任者無如兩宋而不能輔道先王至有銜縶之虞至於梓宮不得用乃萬世所未有之變也衣冠之歲送終之大事而捨其極吉就此欠缺殊非卜宅安厝之意也今此大王大妃之服以三年改議註行會於八

方使大小臣民曉然知朝無異議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臣以此疏之八不入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勢之固不固國祚之延不延也云云

承旨金壽恒等以用意陰亮做此眩亂啓之上命還給其疏下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上陰險之疏詆譖上下之間當繩以重律而有不忍罪者削其官爵放歸田里壽恒入對言原其罪狀雖鞫問可也放歸田里不足以懲罪○副學俞榮校理安浚修撰沈世鼎請對極陳亮悖奸慝之狀請取示其疏於朝廷明其罪狀而焚之放逐四裔上從之善道三水府遠竄○大司諫李慶億司諫朴世模正言權

格掌令尹飛卿持平李榮鄭修等合啓曰善道之疏非開
論禮直一告變書請嚴鞫按律累啓不允只令安置○館
學儒生李穉等上疏請尹善道亟正邦刑

上引見大臣諸臣議定服制領相鄭太和進曰尹善道疏
辭不敢盡達而其中梓官事臣實當之且議禮時只據已
行國制致有此舉臣不勝惶恐上曰不但卿予亦不安將
何以為定鄭太和曰臣未嘗從事於禮家而我國之制無
為子三年之法故以此獻議玉堂臺諫儒臣今皆入侍使
之各陳所見為可上使之各陳所懷副學俞榮大諫李慶
億掌令尹飛卿皆以古禮既無明文可據之文則當從國

制為宜許穆對以祖宗所定五禮儀以暮年為制與其是
非未定寧從國制為當

時進善尹鐫教掌令許穆再上疏鐫又以宗統之說激動
衆聽又以危言獻議徹撼上意且尹善道託於論禮而為
逞禍之計上自措紳莫不疑懼副提學俞榮上劄曰今日
宗統之說憑藉論禮設機甚深必待服必三年而後其統
乃傳則國家之統不絕者幾希矣疏家列出四種不斬之
說而主祠傳重之義昭著於其間則曷嘗以服之輕重而
有貳宗絕之嫌哉

右尹權認伸救尹善道疏略臣嘗謂大王大妃今日之喪

當為三年之制必然無疑今雖義起可質百世况聞古人已云太后當為嗣天子喪三年臣之謏聞未嘗博考未知信否殿下試令有司博考諸書則可知其虛實矣惜乎時烈浚吉祭之賢而未察當為三年之義故街談未決於心者久矣至於今日此議已發於朝廷之上而諸人猶且執迷不回時烈所謂先王不害為庶子之言則謬之甚矣一世舉知其非而不言此所以來善道之繆也善道之詆謾媚嫉之狀誠極可惡而不計其身必至之禍而能言人所不敢之言其亦敢言之士臣謂聖朝將取其敢言之長而隱其詆謾之惡以來天下之言也朝論大激至於此極

以實其下移之謾無故而殺士不幸而近之矣况善道曾在先王龍潛時有師傅曰思雖燭其不善而取其所長位至大夫則不可輕殺明矣今者必殺乃已則如臣蹂安酒狂不知將來有何妄發而得罪於聖朝也此臣所以不可不去也○上以溫批荅之承旨金壽恒等繳還遂改批而

下

諫院李慶億朴世模憲府尹飛卿等以論善道而為權認所斥引避玉堂俞祭金萬基李時術等劄斥以救護兇人正言權格請罷三啓而旋停再發屢啓而不允認出城上聞之曰權右尹又為出去如此之士幾盡去國予心缺然

其可量乎卽命遣史官令諭以今雖不得去須速圖幡
然故院請還收上命因承旨而後始遣史官○副護軍李
惟恭入對極論認至言諸葛亮誅馬謖事工曹正郎李翔
䟽攻甚力

右贊成宋時烈因尹善道䟽待罪上遣史官慰諭回啓略
曰臣伏見尹善道䟽辭則其所斥議禮之得失如臣迷暗
固不敢知而其他所以斥臣之罪者則無一不是者也特
善道論之太甚而已臣妄言之失雖子貢之辯且誠無以
自解矣善道知之故所斥者專在臣身而至使宋浚吉並
彼收司之律臣罪之至此而尤不勝贖也蓋臣言之所以

以妄者只是仰恃聖明無所忌諱且嘗見漢文帝與南越
書曰朕高皇帝之側室子也然當日不以此小漢文而其
後國家雖多變故承主統緒者皆文帝子孫也至於四百
年之後昭烈正位漢中司馬光比於唐恪之難明而朱子
掃去其謬大書特書以明其正統雖稱側室子而固無害
於正統之傳况於先大王之為次嫡乎云、

右議政元斗杓請服制收議劄曰帝王以宗統為重諸侯
奪宗聖庶奪嫡卽古訓也漢文帝唐太宗雖以旁支八承
漢唐相傳之統舍此安歸乎今我大行大王卽仁祖之第
二子非䟽所謂嫡妻所生第二長子乎又曰若言嫡子惟

舉嫡子第一子乎若云長子通立嫡以長也必曰長子然後通第_二子以下承統者皆可為三年其義乃明也此說斷然為今日論禮之的證何必強引庶子為後不復三年之例自生疑惑乎至於不貳斬本為人後之言也既為所後而斬又為所生斬則是二本也父母之為長子本為尊祖承統則雖二三其斬安有二本之嫌乎若以寶錄所無為難則臣亦有說我朝喪禮儀章度数不能無列聖之損益三年之喪以烏紗帽黑角帶為視之規始改於宣廟朝則安知無未遑於前而有待於今日乎目今講禮已逾練日且迫臣之瞽說知已晚矣而斷而行之是在殿下若

於練日大王大妃仍御衰服不即遽吉則禮已行矣禮無節文變改之煩猶可及今可圖也此大禮也其所講究宜無所不用其極自先朝禮遇儒臣中如李惟恭沈光洙許厚尹宣舉尹鐫當在與間之列也云云

李惟恭議當初議禮也臣與宋時烈宋浚吉論之久矣所見初無異同而此二臣者以妄論方在待罪中臣亦何敢復為之說乎○許厚議禮諸臣各以所見備盡論辨無復餘蘊叅商諸議務為至當之悌惟聖明酌處如何耳厚也洪凡○尹鐫議微末小臣猝被詢禮之命震越惶怖失其所對不敢強有所言以增罪戾抑此國家大禮大小諸臣

各執所見俱有論說惟在聖上簡自宸聰唯其即乎允合人心關係大經不悖於先王之禮者而行之耳區區小臣豈容輒與斯議以辱朝廷○沈光洙議諸臣所講俱是禮經所載而宗統為重者似乎得矣○尹宣舉在外不獻議○禮曹啓曰儒臣之議似未明白請更詢大臣處之領敦寧李景奭議國制乃聖祖之所定列聖之所遵仁祖於昭顯之制所嘗行者也大王大妃有所變更則未知於禮得乎否也○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議當初議定只據國制及考實錄未見有行三年之制頃以喪制從先祖之意仰對八侍諸臣亦無異議到今更改實未所料○領中樞鄭

維成議祖宗朝識禮儒賢之多非今日之比而考諸實錄曾無三年已行之例喪制從先祖乃是禮經明訓云傳

曰依從多議施行

五月初三日

許穆正體傳重說曰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宗周之重在伯邑考而不在武王耶經常大義萬古不易則難矣君子慎焉許穆碁三年服制辨父為長子斬非為第一子也為傳重故也第二長子既為後則尊祖敬宗禮從而重第一子不受重則不三年第一子受重則三年此人係於禮所重在禮今以第一子斬為第二子受重者不斬此則禮係於人所重在人又曰所謂貳斬適人之女為舅斬不

為父斬為人之後者為所後斬不為所生斬此則其義不
同為次長傳重斬所者重在嫡之相承尊祖禰之正體推
之一本無貳斬之嫌今檀弓免子游襄之喻尤非所敢知
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庶子檀弓免而譏之
司寇惠子喪廢嫡子而立庶子子游襄麻而譏之昭顯雖
有子先王之所廢而孝廟實仁祖次嫡既立為世子受重
承統禮所謂正體傳重者也今以孝宗不害為仁祖之庶
子人之執謬不悔欲驅一世而自勝有如是也
尹善道禮說疏說既曰立次嫡亦為長子三年其下又曰
庶子承重不得為三年此所謂庶子果衆子則即次長也

其言何不同也許公云此庶子為妾子者得矣宋公示以
庶子為次長而疑上下說矛盾也然雖本妾子既立為太
子則當謂之長謂之嫡故愚則此所謂不得為三年之亦
字恐亦字之誤也大學新民之新誤為親則疏說亦為三
年之亦字誤為不字何足恠也又曰檀弓免子游襄皆立
孫之說也昭顯既歿仁祖議建儲將時獻此說猶或可而
孝廟君臨十年之後豈有為此言之理也拈出此言論宋
罪宋必無辭矣今以承宗廟臨臣民十年之久為嫡之非
長而待以庶子之禮何也云云此乃先道在謫時所作也
宋時烈服制辨嫡妻所生皆為嫡而妾子為庶也妾所生

之中以長代重則長為嫡衆為庶考之禮經不啻明白况
古人謂武王為聖庶奪嫡武王是太姒子豈非正而為庶
又曰今被輩大證不過儀禮長子既所謂第一子死立第
二長子者亦名長子之一語而已不曰長子死而曰第一
子死者明其死於殤年不成為長子也其下只當曰立第
二足矣又必着長子何也明第二子死於殤年則不得為
長子必此第二長子成人然後始為長子也又曰儀禮
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既明言庶子妾子之歸而嫡妻所
生第二子以下亦名庶子者遠別於長子也其下仍著四種之
說則此謂庶子正指妾所生遠別之庶子也穆乃下妾子

故也四字誣甚也 昭顯喪 仁祖從國只服暮據禮經
則實斬衰也既於 昭顯服長子服則於孝廟服衆子無
疑也只是諸人恟於鑄穆等脅持之言不敢分明說破矣
已亥五月五日鑄自闕外入送賈疏第二長子亦名長子
之說余於領相座攻破鑄論鑄變說為君喪內宗皆斬之
說余又辨以母之尊反為臣服君之服又引武王臣文母
之說夫論語古註以文母充亂臣十人之數朱子引列說
子無臣母之義以破古註之誤鑄之比論亦異哉又曰彼
等引禮經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夫所謂天子所建諸
侯若於倫序為弟則當奪其兄之宗立廟於所建之國若

理所當然則只曰立宗可也何必曰奪宗也夫奪云者明其不當有而有之蓋長子主宗經也次子奪宗權也又曰孝宗既承大統則服雖降而大統少無損也服與統自是二事服之降明嫡之義也統之移尊君之道也今鑄穆輩必曰服降則統不在此此以為基禍張本其亦憯矣又曰人君之於長子承統則三年衆子承統則暮年餘則絕而無服今為仁祖當為孝宗服暮者是以不承統之衆子服之耶如不以孝廟為承統則直為無服可矣其謂當為暮者以承統故也又曰以士夫言之次子傳重則其父當服暮而其家之統因傳之次子之子與孫豈可以降服之故而統

統不在此乎尹鑄是稍黠者故變其初說之窮遂為子可臣母之說如穆輩只以服降統降之說恐動主聽搆成士禍又曰兄亡弟及是統不可絕而出於制變也雖如此兄弟之倫不以死生有異故雖承統而兄之為兄自若也庚子獻議時引檀弓免于游襄者持以明昭顯雖歿孝考之待以兄服以兄而當奪其宗如武王然矣既為奪則是適於權非常經之道可知然則檀弓免于游襄是其言經常之道聖庶奪嫡云者是聖人達權之道也是并行而不相悖也昔孝考陞儲時李相敬輿執經而爭之孝考卽位置之輔相之位宋公浚吉亦上守經之疏孝考亦於卽位之

初宣召大聖人通經權之理豈可及也以愚之獻議執此為說其亦可謂凶險哉

附尹鐫乙卯式

肅廟乙卯前教官黃世禎為師宋時烈卞誣尹鐫對舉疏略曰己亥大喪時臣在闕外哭班時烈在闕中與臣書欲用禮家四種之說臣報以帝王家以宗統為重四種不得用之意而不得行及庚子夏許穆請改服制臣與李惟恭極論暮服之非公論既發改婦正善勿使時烈陷於罪且曰太王之宗移於王季不得婦於恭伯漢室之宗移於茂陵不得婦臨江宗之所在服之所在隆也

為一國之宗致高極尊貴而猶曰以庶子而降服云爾則是不亦異其宗夷其尊乎又與許穆書曰長子所論足以破今日之議也夫婦所受祖宗重者謂之非正同之妾子甚舛也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宗在此長在此武王既為天子則伯邑考雖有嗣續不為太王王季之嫡矣漢高為王為帝則劉仲雖長不得為主豐沛宗祊之祀武王死太姒尚在則當為之緇體之服不得婦重於伯邑考漢高死太公無恙光武死樊后無恙則當天天下共服至尊之服不得以列仲伯升為嫡而降高光之服也然此猶嫡產若漢文帝武帝皆側室子也既登為帝而歿

則為其母者可論以嫡庶而不服緇體之服乎此王朝之禮與士夫不同也許穆見臣書而是之惟恭則恚之時烈等見臣書以為意在我殺與臣絕今已十五六年于茲矣世禎時烈門人也固嘗是臣說而以是得罪於其師門今者盛言費辭為時烈分疏臣不能知其說也云

李正英劄

大司諫李正英劄陳時弊且曰閭巷傳言宦官數輩忤旨斥黜云未知所言何事而昔我宣祖大王將遣繡衣抽柱八道守令近戚適在抽柱中還插筒中有一宦官伏地諫曰殿下私情如此何以責朝臣乎宣廟笑而還抽近戚終

抵於罪至今傳為盛德事豈非殿下所可法乎上荅曰今見卿劄若夢初覺可不書紳服膺

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卒清標雅操模範士大夫雖在事務鞅掌之中而不忘經史樂翫之功

俞榮上劄

冬至日副提學俞榮等上劄陳戎曰陽根於陰動生於靜天地生物之心自是始萌其端甚微其用甚廣是以冬至之義在易為復而聖人重之人能善推時義驗之於一心則自一念之善而推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以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而其善惡勝負之機固在人矣驗之於國家

則自人主一身之正而推之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以正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其治亂得失之幾固在君矣願殿下奮發大志堅持聖心進學則涵養於消蠖至靜之地省察於應事接物之際善端必擴惡念必遏制治則今日行一善故明日革一弊故必期於治定功成國勢鞏固而後已焉上擾批嘉納

命罷尼院

辛丑二年正月上惡僧尼亂俗欲並沙汰大臣為難猝行先命撤兩尼院使年少者還俗老者黜城外禁中外淫祠命禮官詣慈壽院奉出列聖位板俵奉恩寺例即令埋安

淨地右叅贊宋浚吉自鄉八來賀兩尼院毀撤之舉且曰朱子以毀僧舍作書堂為一舉兩得尼院一處乃北學回基以毀院材瓦仍設北學則好矣 上從之

趙綱應旨疏

四月因早求言判府事趙綱上疏曰臣退伏田野目見赤地之災仍見罪已之教遠近臣庶莫不感泣 殿下側身警災之道靡所不至而其中審理冤獄最為第一議也而尹善道之獨不入於審理何哉抑未知善道之罪果何罪也善道之罪惟以宗統嫡統為孝廟右袒也其上以盡忠於先王下以勉 殿下追孝之道則其寸誠之赫然不

可揜也當善道投䟽之日敦為 殿下進焚䟽之策也高麗恭愍王焚李存吾之䟽光海焚鄭蘊之䟽此非亂亡之主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臣切痛之噫古之人君屏斥其人而用其言者今 殿下屏諸善道善道所進宗統嫡統之說斷不可以置之也 殿下大覺悟而明辨宗統嫡統之歸昭載 先王實錄而使後之論禮者不敢為異辭則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哉惟我 祖宗陟降之靈和豫於冥之中而收譴為祥變早為霖使 殿下長保我子孫黎民其為德并諸日月而明矣臣非不知此言為世大禁而臣顧一身則利害反負 殿下哉

趙綱䟽後傳教

政院 承旨南龍翼元萬石李殷相李翊漢朴世模鄭万和 啓曰觀此䟽則指語用意全為尹善道立幟鼓煽當初假托議禮之餘論又其言之悖理乃至此於善道之罪惡非但國人之所共憤實 聖明之所洞燭而乃敢肆然扶植譎張眩亂引喻陰慘無所忌憚其在出納惟允之道似不當懵然入啓而是非邪正必難逃於明覽之下故捧入之意敢啓 傳曰如此陰邪不正之䟽覽之何益即為還出給又 傳曰嗚呼歷事三宣無知識惜乎其䟽辭之不正陰慘如是此極今茲大王大妃殿玉丹文製述不可以如此之人苟充姑先以

他人改付標

趙綱請黜後大臣請對

兩司論綱黨惡傾軋之罪請削黜上命罷職領左相請對
救之領相鄭太和曰綱身處畎畝斥黜無損於其身有損
於國也左相沈之源曰綱以三朝元老應旨進言卒以此
得罪亡國之士也

領左相引入

掌令尹飛卿引避斥大臣上下嚴旨大臣又上劄論詆兩
司又指斥宋時烈若以飛卿之避出於浚吉之所指使者
然宋浚吉決意請去兩大臣引入執義郭之叙正言權格

等請趙綱遠竄閱月論啓不允

俞榮疏

副學俞榮疏略曰臣於前歲忝在本職目見尹善道投凶
疏搆成稽端首發投畀之論至於請焚其疏蓋欲著深惡
痛斥之意也今者趙綱專以歸罪朝廷曾謂趙綱先朝者
舊稍有時望者而是非乖戾一至此極世道人心良可駭
恠也云云

宋時烈入對筵說

五月時判府事宋時烈因孝廟再期別諭宣召入城適
值趙綱疏斥上疏引罪後承命入對上曰往年尹善道已

出凶言今者趙綱又叢罔測之言使卿及右叅贊不得安心寧有如此之時乎時烈對曰當初獻議時宋浚吉言甚簡約故不為善道所搆臣則多費辭之說故有此搆誣矣上曰不獨卿言議之大臣詢于朝廷予亦依此行之設令尹善道趙綱有所云大臣及卿皆先朝寵遇之臣其誠豈下於尹趙哉此非徒指卿而言實乃指予也若只言議禮一節而已則其罪豈若是重乎時烈曰臣所引檀弓免子游衰等語只取其大義而已若非聖明洞燭則此語甚危也尹善道於本疏之外又有形諸文字者云矣上曰所謂形諸文字者指何事耶時烈曰彼設為問答

作禮說若是其說則臣有不敢容身於覆間者矣上曰曰善道托以議禮而專為搆誣卿等使不得安於朝也時烈曰宋浚吉狠貝特臣之緣坐耳實無其罪而臣則不無妄發之罪若不加以罪名則臣恐不得容身於天地間矣上曰予意則固無罪卿之事矣人非盡得中庸之道豈無一言之過乎遣辭之間雖或有些妄發以何事加罪乎時烈曰臣之所以極天寃痛者先王不知犬馬之賤加臣以罔極之恩及至昇遐之後小臣雖無杖豈敢有一毫貶抑之意哉今之持臣者指此為言臣實痛之上曰使卿果有貶抑之意豈敢如此待卿乎卿我之意予既已

盡悉不必更為提起也時烈曰臣之在朝少無所益伏望
許臣退歸臣之蹤跡終不可留也 上曰卿若決去予有
所深痛者當此邪論方張之日未免退居則不有損於國
體乎仍諭以再明必欲相見之意○再次入對 上復申
挽留之意曰國家多事之秋唯卿等二人是仗卿暫留猶
為喜幸况長在朝著輔予一人乎時烈曰臣雖在朝已無
絲毫之益若宋浚吉者有戀闕之忠臣勸起浚吉浚吉即
為入朝矣又曰且臣有心骨俱寒者臣在鄉時聞有人謂
臣以謂 先王不合入太廟云此說與宗統嫡統之說相
為表裡至冤極痛孰有大於是者乎此非屋下私談領袖

鄭太和聞之大驚招臣子相知人間之故臣之子言于臣
矣

上曰卿前後議禮中未有此等說話此說非誣罔而何時
曰此言非必謂尹善道散也蓋議禮之際流言之昏動者
也臣既被此誣何敢久在於此乎未盡之懷當疏陳于後
日矣 上曰卿終不欲留則雖上百疏何益卿其念予勿
如向日之忽忽更為入來相見幸甚

宋浚吉上劄請留宋時烈

右叅贊宋浚吉 曰宋時烈出處去留關係甚重且大蓋
先大王招延此人托於心腹一國臣民舉為昭烈之與

孔明盛事復見於今日契遇方隆 龍馭遽賓時烈之退
去又出倉卒是固不幸之大矣今時烈適會上來而元無
久滯京輦之意明日對罷必從 闕下便去某為人峻潔
剛確苟有所執不肯少撓先王知其然所以誠招禮遇曲
盡其道不用尋常規套仰惟 殿下何所不諒引接勸留
之際必有睿筭先定者臣每想我 先王日夜淬礪奮發
圖恢大業未嘗不以乘勢得時為意豈非惟此時為然乎
殿下繼述之道不宜寂默無以為俟天數之自至則今
日不宜苟循某之退去不留自助也審矣時烈若留則國
勢不孤元氣自壯浮言邪說自爾屏息如臣庸陋亦有協

贊共濟之望否則臣雖欲留侍帷幄不但人微力弱無猷
為一般被誣之人一去一否斷無此理臣之此言非為時
烈非為身地只是愛 殿下也憂國也

宋時烈陳疏去國

判府事宋時烈到果川上疏陳情曰臣當初所擅弓免子
游襄之說者只欲明長子之為長子無間於存沒之意而
今善道拖引立孫之說顯有所指之人而以為臣之罪案
噫臣若一毫有此意思則不但舉國之人亟肆於朝市抑
亦上天威怒而殄滅之必不旋日矣且臣若有私心有貳
於所措之人則當固秘諱深藏猶恐人之或知也寧有形

諸文字以進於君父之前朝廷之上哉且善道以此年天
災時變舉皆以為臣之所崇是則臣之罪上通于天矣臣
雖伏在荒野猶尚如此况如立於朝端則天之震怒又當
如何也至於趙綱之疏則又以善道之疏為 孝廟左袒
是則臣以高帝之臣子而右袒於祿產者其罪奚但誅
其身而已哉又謂善道勉 殿下追孝於先王是則臣以
不孝之道導殿下也吾君不能猶謂之賊况以不孝恣憑
於君父者哉且臣在鄉之日微聞都下有一說以為臣倡
為 孝宗大王不可入廟之說臣雖驚墮欲死然自諉以
遠外傳聞未必真的矣及至上來細聞之則此非但閭巷

間相傳者而已至於大臣愕然而致問於臣之所親云此
則未必出於善道與綱之口而必是惡臣者造為此說臣
實不敢知也此等語言臣非謂 聖明未能俯察而必欲
去也以為去年既有善道之疏今年又有趙綱之疏而趙
綱之疏深於善道善道今年之言又深於去年不知前頭
又有何等人做出何等說話耶怵迫徊徨百爾思度一退
之外更無餘策

尹善道加律

宋時烈既歸 上引見大臣及儒生極言誠意淺薄未得
挽留之意宋浚吉因陳善道禮說之陰慘趙綱疏意之益

深乞退甚力上諭留甚息又問善道禮說之如何俞祭歷陳其辭說之陰險上曰朝家既施竄配之律則渠安敢復有如此事當初減死發配在渠為莫大之恩而猶無悔悟之心又假托議禮敢造邪說熒惑衆心不可無加律之舉仍其配所園籬安置

仁宗明宗當祧議

時孝廟將祔廟仁明當祧上遣史官詢問于宋時烈宋浚吉時烈疏言自太祖并及四親為五世仁明二位并遷無疑又以為帝王家以繼體為重兄緇弟叔繼侄猶父子而各為昭穆引朱子祧廟議以明仁明兩大王各為一

世之非又言四祖別廟之非請依程朱說移奉穆祖於太廟第一室以為始祖又於太廟造東西夾室奉翼祖以下祧主云、資善宋浚吉主邵戡之議諸侯只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與領府事議不合朝議亦以為兄弟同昭穆亦唐古制也穆祖當入太廟云者正體也而弟創基之後未之事到今舉行亦云難矣云、事竟不行

許穆國本疏

八月元子誕降掌令許穆上疏曰國本宋定人心波蕩請早定國本以繫人心領議故鄭太和奏曰元子誕生之辰即國本已定之日事遂得已時元良邦慶中外群臣莫

不露章獻賀而判府事宋時烈情跡不安不敢隨衆慶問一
邊人煽動蜚語以為宋時烈不喜於元良矣穆果上此疏恐動之

京畿量田

壬寅三年正月領府事李景奭請使道臣擇守令中有材
能者為差負先行打量後送均田使巡審則無可騷擾之
弊以金始振為左道均田使閔鼎重為右道均田使

修撰洪宇遠疏救善道

癸卯四年六月修撰洪宇遠上疏曰臣竊伏見前叅議尹
善道曾以前賢成宋時烈議禮之失投疏攻斥時烈時論
大發善道以此圖置極邊厥後因審理量移北青臺章又

敬復還前配所善道之疏主意措辭實為過激過為深文
失於補停誠為過矣然其宗統嫡統之說實為明白的確
不可易之論也時烈雖以山林宿德望重於一時然其議
禮之錯不可掩也人誰無過聖人亦有過時烈雖賢豈得每事
盡善而今之護時烈者專為覆蓋其失至欲使人不敢議
斥善道者指謂搆禍士林而直以兇賊目之善道之言過
當則固有之豈亦有搆禍士林之意哉夫人各有見不可
苟同而是非得失於是著焉公論所在焉可誣也今欲惡
其不同者強而同之士大夫之間稍有異論則必群起而
攻之許穆再上論禮之疏斥出遠郡罷歸之後無復收用

權認纔立赤幟卽被永不叙用之律夫綱以屢朝耆曰之
臣平生忠直一節可贊神明而今忽變而為姦邪此實臣
所未解者也嗚呼措紳之間風色不靖莫甚於此時殊非
治世之象也念善道自是氣節敢言之人曾以直疏立節
昏朝及在 先朝且有師傅曰恩而今以言語之過久竄
風霜之域白首殘年死亡無日誠恐一朝溘然貽 聖朝
殺士之名云云 上優批之
諫院金萬均宋時喆元萬里憲府鄭絺胄金益廉等啓請
削黜玉堂李敏迪李翊鄭哲等劄論之皆不從

宋時烈待罪疏

伏以臣負犯甚重國言愈深夫所謂宗統嫡統之說究其
極而成其罪則無將不道之律猶且惟輕人臣負此罪名
何可一日容於覆載之間哉頃者一人言之猶極驚隕罔
知攸出况今靡人不言而又所謂清名直節之賢士大夫
言之益切臣雖有三尺之喙烏能以自明其不然伏乞
殿下亟治臣罪以謝人言以明大法不勝幸甚○宋浚吉
亦上疏請與宋時烈同勘

金萬均祖母誓

時胡使將入城修撰金萬均以其祖母死於丁丑亂當虜
使之來上疏陳情請得解官勿與之相接承旨徐必遠拒

其疏不納曰此異於父母之誓啓請還給牌招而萬均累
召不進竟至下吏罪罷○時宋時烈在鄉以為此乃倫常
所關遂上疏引朱子復誓可盡五代之說以伸萬均又曰
亦當有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意以存天下之防則人心
不至全晦天理不至盡滅今乃梏亡銷鑠不遺餘力其肆
然以令者正如朱夫子之所傷歎臣尤不敢更立於斯也
必遠時為北伯上疏并斥宋時烈至曰三綱之目君與父
并列而祖不與焉父子祖孫豈無輕重又曰凡有私誓之
人沫血飲泣投袂并起則國亦賴之云悖妄譏斥無復倫
脊矣儒生趙楷等上疏斥必遠上教以疏語多有不安又

非儒生所與命還給政院啓以趙楷等疏語雖有過激必
遠之疏出於做錯三綱等語大失禮經之意儒生投疏辨
明不為無據多士聯名疏還給不納前所未有事體甚未
安上下嚴旨玉堂請對略陳必遠之引諭失義自上待士
之太薄上始批儒疏曰必遠狂疏何用深責持平李奎齡
正言趙聖輔將論必遠為一種俗流狙擊上特命黜補二
於外邑執義閔維重遂獨啓論必遠之悖并論狙擊二臣
者又力救二臣上震怒斥閔公伐異樹黨蔑視君父特命
遞職

災異

甲辰五年彗星出太白晝見僵柳起雌鷄化雄大川折流
烈風拔屋

吏曹叅判俞榮卒寧陵未載受委樞筦密贊尊攘顯廟初
元身當世道盡瘁殉國殆古人所謂舍世者非耶撰家禮
源流

上幸溫泉

乙巳六年四月上幸溫陽之溫泉時上眼疾久不愈用醫
言將浴溫泉遂舍道內禮耆老舉孝悌祀忠賢減田租五
月回鑾觀兵江峯

宋時烈落後辨誣疏

是時宋時烈承別諭入對行宮落後辭故疏曰臣有至寃
極痛者國有元子之慶也宇內含生無不欣踊雖在草野
之疎皆有以自露其頌賀之情而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
惶恐縮伏終不敢自同諸臣以伸微忱蓋其理勢然也不
料今日乃有臣子所不忍聞者至謂前日許穆之疏亦且
為臣而發噫人臣愛其君而稱頌者無所不至而論其大
者則豈踰於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哉臣於我聖考欽仰而
頌慕奚止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每以為盛德至善雖万世
不可泯矣頃歲不知何人造為飛語謂臣嘗謂孝宗大王
不當入廟是臣於君父不欲其宗廟饗之也今者又有此

謗是臣於君父不欲其子孫保之也臣之罪惡何至於此
上幸溫泉

丙午七年三月上奉大妃幸溫泉

嶺儒疏論邦禮

四月嶺南儒生柳世哲等千餘人疏論邦禮曰宋時烈已
友服制之非引禮經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暮之說又以我
國朝相傳宗嫡之統終歸於暗昧不明之地兼進丹子名
曰喪服考證一丹祖述尹善道之餘論 故院承旨金壽
興等以驚動上心綱打善類之意啓稟捧入 荅曰覽其
疏丹陰邪不正之意如見其肝肺朝家處置宜有塞源之

舉豈但明示好惡之旨哉 荅柳世哲疏曰疏文疏意出
沒無定異而不同言東而意在西言西而意在東士習之
不美奚至此哉誠可駭矣但疏中所謂朱子云々之說觀
之則許多說話反倍於朱子之意誠極未安

引見下教

諸臣引見下教曰近來人心不淑又有嶺儒之疏非不欲
論罪而一時施罰不足以懲後惡復有日後紛紜之弊不
如立為定制以為千百年遵行之道已友國恤時服制一
遵五禮儀行之到今有何請改之事而憑藉論禮顯有不正
之態誠極寒心此後若復有如此之類則雖稱以多士之

疏當重施刑章斷不饒貸之意知委中外

玉堂劄子討嶺儒

玉堂劄畧曰大王大妃之服暮正以正統之期非如士庶人衆子之期也今乃曰以我孝宗指為庶子而降服暮有若不謂正統而衆子之傍期者然獨不畏欺天之甚可畏乎皇朝三百年我朝列聖皆用暮服之制宗統固自若今乃期服之故統絕倫廢云者不亦誣祖宗乎疏家本意不正非庶子而猶為庶云爾獻議引此以明庶非賤稱而渠乃敢以此妄加指為先王不得繼仁祖 殿下不得祭仁祖言之不道孰甚焉荅曰陰邪不正之態予已知之豈

不欲深治而予意則不在於治其罪在於欲社後日之弊也

館儒疏嶺討儒

館儒洪得禹等疏曰世哲祖述善道嫁褻士林之訃妄論朝家大禮於八年之後言之悖逆倍於善道也庶之一字許穆始以賤稱臆斷勒成儒臣之罪善道以宗統嫡統之說為搆誣之奇賀世哲等又以先王不得緇仁祖 殿下不得祭仁祖說敢為不忍之語云々荅曰陰邪之態如見肝肺何待爾等之言朝家自有置處之道矣

兩司啓金壽弘削刊

大司諫李殷相司諫崔寬猷納李翊正言李穡等啓工曹

正郎金壽弘卽文忠公金尚容之孫倡邪說妄議朝廷大禮著說論服制以辨長庶語多悖妄且以虜朔祝文忠公之祝請削仕版

丹儲

丁未八年正月丹元子為王世子英姿德容儼若成人進退周旋咸中節度年甫七歲矣

李商翼疏請往耽羅

是時皇明遺民林寅觀陳得等數百漢人漂到濟州衣冠不改明制朝廷將執送彼中童蒙教官李商翼上疏曰嗚呼今日國事言之痛哭日夜料度便成狂疾茲敢瀝血剖

肝以效區區之忠今之議者徒知利害之所在而不知所以救之則亦非為國之忠而做事之道也臣雖疎賤不足以謀國家之大事而今若假臣一啣馳到耽羅以為押來之地則別樣善處豈無其道乎如是之後論臣見失之罪移報於彼中禍患之來當在臣身必無延及國家之理臣之此請出於血忱 殿下何惜一微臣而為此義理決不忍為之舉自取天下後世之譏責乎竊念先臣忝以崇禎己巳進賀兼辨誣使赴京幹事將迴之際不幸病死於玉河館其返喪也特蒙皇朝哀恤之異典欲報之昊天罔極况且神宗皇帝再造之恩實吾東臣民之萬世不忍忘者

更願 殿下許臣之請加意快斷為噫國家之長短在天人之死生有命前頭禍福不可預為計較目前處置惟合義理而已竊聞事機之出急於發機猝具短疏言不盡意慟哭：

罰鍰

時清人以不歸走回人事遣使有查問之舉事端頗大三公將論一罪遣右相許積圖於虜中積移其罪 於上躬勦以罰鍰積乃反自功誇耀其僉從之勞朝廷惟幸目前之無事置而不問○右贊成宋時烈上疏曰臣竊聞大小相慶惟幸面前之解勞臣不勝痛哭也念昔朱子於慶元

己未有詩曰極知此道無終否明年太歲又涖灘涖灘古辰申名宋朝閔運是庚申故朱子賦此惟我洪武戊申又在明歲涖灘之名又相符我聖上承拱北之統緇必東之志云

竄七諫臣

時臺臣李翱趙聖輔李廔等七諫臣以主上受無前羞辱而大臣曾無自當者反以罪歸上躬為自功其蔑義無識甚矣遂舉劾許積獨論積為有黨目之嫌并論領相鄭太和左相洪命夏上震怒並竄七臣承旨亦因觸忤下獄領府事李景奭劄請還收略曰自上雷威初震於李翱等諸

人再震於李廔者非出於私忿也蓋出於為三公也一紙而攻三公太激不亦過乎然而年少臺官自以職在言地敢言無忌慷慨之極不顧目前之國事其腸則無他而竄逐之舉大非平日臣民所期於 殿下者其他喉舌之臣造次之間惶惑不能善對初非出於欺罔拿鞠罷推之命非所以赦小過也

時臺議益激三公待罪上命景奭代察備局事務景奭劄辭曰今日廊廟空虛自上正宜求安其心而召還之其道非他只在特還八竄之臣以止臺啓之紛紜老耄如臣忽然代斷決知不可後又請對復陳諸竄事辭甚縷

左贊成宋時烈又疏言在昔勝國之時壓於積威不能守義卒使胡元聽父子之訟折君臣之獄至今配耦公主訴其夫誠不忍也今雖不至遽有此事羯夷之性古今不異安知必無於久遠哉

左贊叅宋浚吉疏曰當查事之初 殿下急於全活兩臣屈千乘之尊為無前之舉當時兩大臣終未碎首沫血於查定之下及使臣到彼彼乃專謫聖躬敢以鞭扑所擬者加之為使者所宜乞以身代今乃不然反誇自切臺論之發亦已晚矣 殿下顧乃以罪加之云

嶺儒䟽誣兩宋

三月嶺南人黃璠投䟽搆捏宋時烈宋浚吉以為朝廷凡事無不咨諏風雲霜露惟意舒慘又以為植黨微名又以搆悉速禍之說恐動聖聽其詩張操切極其巧慘上命停舉大司憲李慶億啓請遠竄上不允太學生趙相愚等一百餘人上䟽請洞燭姦狀明示好惡上皆不納

宋時烈待罪䟽伏以聞有嶺人黃璠䟽論八九人罪狀而乃以臣為誅首蓋自柳世哲以來無君不道之誅叢菑一身所當三緘金口循默自訟而乃於彼中事不勝憂慮之至畧破宿戎卒致大何究厥所言則諒皆考覈而非誣揆臣自作則即就斧鉞而奚惜伏乞聖明亟命有司先削職

名如律治罪以謝國言云々

上幸溫泉

四月上奉大妃幸溫泉

漂到漢人解送燕京

五月時漢人漂到耽羅縛送燕京其人等自言在泉漳間而東南一隅皇統尚存云々衣冠不改朝廷恐事洩將縛送燕山廷臣有據義密言而終不省金佐明乃至蓬斥士類以朋黨偏護為言意在宋時烈也李端相詩曰南極浮槎海上來紅雲一朵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哭回痛

請設啓聖廟疏

館學儒生申應徵等上疏曰學教之道莫先於明倫享祀之禮莫重於尊賢而以明倫之地有倫序之倒置以享賢之廟有祀典之闕遺豈非斯文之遺恨而昭世之欠事乎伏見文廟從祀位次則顏子曾子子思坐於堂上而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於廡下春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今以子先父則其逆祀孰甚焉夫子譏臧文仲不知者三而逆祀居其一焉今享死於夫子之堂而從其父子之逆祀則其為不知亦甚矣然則顏子曾子子思之靈豈肯一日

安於廟廡之上享其非禮之祀哉臣等所謂倫序倒置者此也非但此也孔孟程朱周張之父皆無享祀之事焉今夫勲勞著於一時者朝廷尚有榮及父母之典况彼先聖先賢之父篤生聖賢有功萬世而不得食報於後世烏在乎慕聖崇賢推原報功之意也是以先儒洪邁熊禾皆以為宜別設一廟祀叔梁紇而諸賢之父以次配享則庶不失尊奉聖賢之意而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厥後洪武弘治間儒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謝鐸等皆以請立啓聖廟事前後陳請至嘉靖初閣臣張孚敬復引諸儒之申請得旨立祀而中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

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萬曆中因國子
監學錄張養蒙題請周敦頤之父輔成張載之父迪亦比
珦松之禮並得陞祀於啓聖祠則皆皇朝已行之典而我
朝所當遵倣者伏願俯詢禮官亟舉啓聖廟之禮議大臣
儒臣皆以為啓聖廟之制大明已行而在我國焉追舉欠
典似無不可為言依諸議啓聖廟始先舉行

上幸溫泉

戊申九年上幸溫泉許副右議政宋時烈拜判中樞舍給
馬上來 是年二月拜宋時烈為右議政七遣史官三遣
承旨敦召愈勤而十上辭疏至是八朝于行朝上引見面

授命符曰今又不受命符股肱之任捨卿其誰須勿固辭
共濟國事時烈曰人臣必自量其才分然後方可受任
殿下若適臣職使之隨駕則當力疾陪從矣上因命承旨
卽令閑故置處遂有給馬之命

兩宋造朝

上特命三公外別設世子傳使宋時烈兼帶時烈以事出
格外上疏辭領相鄭太和白上在野儒臣今皆上來宋浚
吉則當以贊善入侍書筵而宋時烈則未有名號似不便
於出入宜有定式遂有是命○時宋時烈宋浚吉在朝出
入經筵知無不言上亦委任輔政嘗入侍上謂宋時烈曰

卿嘗以繼述訓誨寡躬則卿亦當以繼述自勉輔予不逮時烈對曰臣以繼述仰勉者只欲遵述先王之志事也先王常有大有為之志勵精圖治策勵群工嘗以為在廷諸臣各自勤飭恪遵法度則駙馬宗室第宅踰制者依法典毀撤亦何難也已亥春別遣御史分察民瘼又令徧考諸宮家漁箭鹽盆願堂等作弊濫法之事以啓之諸御史未及復命先王昇遐凡所措畫皆不得施行此豈非 殿下當繼述之先者乎如宋浚吉所達工作之事所當先罷且如內需寺周官亦有其意而今則不過為人主濟私之帑請先罷此司然後駙馬宗室第宅之踰制者依法典毀撤

願上自諒力量之能行與否也宋浚吉進曰先王有大志中道崩殂同志之臣退處田野十年必復天道之常先王昇遐今已十年復召宋時烈與之論繼述之事臣不勝感愴焉所謂繼述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故曰、如是斯乃繼述之義也宋時烈無可去之義閔鼎重進曰考之天時驗之人事彼國亦有危亡之機雖不能大段作為自彊之策亦宜講劃焉上曰宋判府若在則予雖不敏敢自重曰聖教如此臣民之福也

宋時烈上劄陳勉

十二月判府事宋時烈劄畧曰比年以來聖候不寧之時

居多宗廟展謁之禮久廢不行列聖陟降之靈豈不昭鑑而諒之乎然而溫泉之行年、不止有不得已則亦出西郊獨於此久不能行此豈非未安者耶前頭大祭禮緝儀繁固難強而行之而明日乃是三正元朝與他朔望節日大異伏乞 殿下留念

設倉安興

己酉十年正月先是戶判李慶億言漕船至安興前洋輒臭載宜鑿掘後巷以通漕路議不一遂寢至是戶判閔鼎重以恭安掘浦事陳達宋時烈曰人多渰死實為矜惻若以掘浦為難則姑為設倉於掘浦處最是萬全此是故相

臣金堉之所嘗建議而未就者也今若以設倉之事全委於金佐明使之下去與木道監司相議為之則事可就緒而於佐明亦有緬述之美矣遂命金佐明看審先作倉庫四十間○是時宋時烈建白田制軍故不取同姓良人從母法又禁僧徒法節省貢物諸條上欣然闕納將次第設施為戶曹判書閔鼎重同心協贊省詳貢物裁減事恐謗先興

召對

安興設倉貢物減省同異

二月左議政許積判府事宋時烈同為八侍積以安興設倉之弊白上曰十餘萬石之穀監捧多日厨傳有弊出入

倉舍斗量轉運自多欠縮且曰沙工輩偷竊米穀伴敗居多未必由於地勢之儉惡時烈曰臣之所達為憐人命聖教每以米穀之失不足惜而人命之死可矜此乃仁政也上曰每令無辜之人渰死於海中為之惻然故不計他事而為此舉也積又陳貢物減省之不可曰貢物之家雖極濫觴而欲令都民賴此而保存今若盡罷則弊未去而先取悉於都下之民矣時烈曰各司貢物非欲一時盡罷就其中去其已甚者餘存亦多渠輩亦可賴以保存矣積又備陳貢物難罷之狀語多猥瑣時烈曰朝廷議論多歧如此何事可做若不盡為變通則國事終不可為矣時烈又

進曰人君之道必須先正家人而近來諸宮家田畝折受甚為民弊兩西是邊防之地而諸宮家折受無處無之豈可使 殿下家人與百姓爭利乎並宜革罷上曰此後兩西則切勿折受事嚴飭可也又曰為國之道在於名分益平尉所居之宮乃先王潛邸時所御 東平尉寅平尉諸駙馬之宮即大闕之基俱非人臣所敢入處之地國家雖令作舍以給而諸駙馬何敢晏然入處乎上是其言而難其事乃曰判府事在朝相議為之予甚喜之

徐必遠疏斥許積宋時烈陳疏去國

刑曹判書徐必遠以安興設倉事裁減貢物事疏斥左議

故許積曰知此舉之有害於國而不為直言諫止為不忠云云蓋指宋時烈而發也

判府事宋時烈上劄曰設倉之舉不便於閭即守令之付私卜於權門貢物裁省有害於吏胥與權貴士大夫之貪利者云乞解職遂下鄉○持平金世昂論劾徐必遠得罪於清議今因一二變通之舉失利姦民無識士夫煽動浮言謀陷儒賢莫敢先發必遠敢進邪論請奪其官而黜之○徐必遠朴直宋時烈亦許之甲辰被斥於時烈見棄於清議至是上此疏世人或以謂許積欲沮設倉裁省之議嗾必遠斥已為不忠云々

上幸溫泉

三月上奉大王大妃幸溫泉中殿及四公主隨行

壽而康終始

時上御溫泉行宮宣召判府事宋時烈以病辭不至留都大臣李景奭上劄請速回鑾曰人臣又有深慮者平昔朝端納履之色相繼今日帳殿未聞有犇問之奇蓋有之而臣未之聞耶君父有疾遠臨草次如非有事故老病遠在者其在分義不當如此繫國綱義理臣甚憂焉宋時烈見李景奭劄即上待罪疏有曰竊念古昔如孫從臣之壽而康者雖大為一時之所尊重然不甚以知義理

振紀綱見稱則或反有褒之者而時有庸陋之甚者行身無狀乃反為其人有所非則其為衆人之鄙笑何如哉臣今日所遭不幸近是矣云、

李景奭又上劄待罪略曰以臣妄陳之劄認為論斥所恨者從前相識非泛然相與之比自以為幸不料臣不敢取信劄辭亦不明白以致如此其所謂如非有事故老病遠在者其在分義不當如此之言果有所措斥宋判府之言耶曾聞其哭天之戚且有病患恐或未能即趨而亦何必其終不來而徑先斥之乎設有可斥之事君子之交交相勗而責之以義何忍背前日之相好而有所峻斥乎臣心

然而不幸甚矣

初戊申十月上因筵臣李奎齡達白命依完平李元翼故事賜李景奭几杖仍賜一等樂宣醞景奭感激思私為之歌詠屬座上之和之宋時烈撰序曰公之立朝始終聖上教書已備而惟庚寅二月事微而不著蓋是時宗社存亡決乎呼吸雖有彌縫之道而其喻於利害者皆袖手却立不翅養瘠之越視惟公獨一身死生以之不懼不撓邦國卒以無事自是主和益隆而士心益附矣其受天之佑壽而康而終受我聖上恩禮者有以也景奭初不知為何語許積乃知撰三田碑之比孫觀事以

告景奭景奭大怒至是景奭劄明有所措時烈疏亦不顧籍兩家失和從此益著矣 宋時烈與人書曰今日見愚之疏其尊崇悅服者怒罵忿斥固不足怪而舉一世無不吹噓視私讎至於同春亦曰不勝駭歎其他又何說焉蓋其人以鄉愿之心挾虜人之勢以為一生行身之道若微庚寅事則拘不食其餘然其時之不死亦焉知不為太宗城鹵獲婦之餉耶

復貞陵

十月追復神德王后康氏封陵祔廟○當太祖開國正位中壘有年而太祖昇遐闕并祔之禮陵亦失傳垂二百年

宣祖朝德源人康純一訴于駕前自言判三司康允成後孫乞免軍役於是公議始散李珣首倡祔太廟之議且請求陵寢所在遍尋我崆山内外終不得以卞春亭集中載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北之文因此物色求之果有國英陵室而頽廢山谷間矣廷議初請陞祔太廟一如神懿之例有一種之論引禮經諸侯不再娶於禮無嫡等語議不一未克施行但依祧廟例每年寒食致祀而止

是年正月判府事宋時烈入侍召對仍進曰神德王后乃太祖王妃也昇遐後葬于貞陵洞猶用麗朝制夕設齋太祖追念甚切每聞貞陵磬子聲然後進御水刺云

聖情可見而卽今陵寢埋沒又未配會太廟未知於禮如何上曰國忌中不書諱日未知初因何事而至此也時烈曰太祖開國後鄭道傳等搆誣太宗立神德王后子芳碩為世子而昭悼二公死於非罪其後陵所移於成洞以故不得配會太廟云矣上曰神德與他繼妃不同矣時烈曰高麗時有京外妻故太祖潛邸時神德為京妻矣因請廣議廷臣配享太廟改封陵墓上曰徐當更思議定

是時上遣禮官奉審禮曹叅議李俊耆奉審貞陵茨土幾盡剝落曲墻亦皆頽毀而衆設齋所基址尚今宛然矣命議大臣後貞陵守護軍依桃遷例三十名定給重建廳堂上吏曹叅判尹謙禮曹叅議李俊耆丁字閣安香廳典祀廳齋室營建封陵

宋時烈劄 神德王后復位

判府事宋時烈上劄曰為天下國家者不過曰明大倫立大法而已所謂大倫者父子君臣夫婦也所謂大法者行乎三者之間者也不幸開國之初姦臣鄭道傳等煽動危言密行邪謀以致太祖大王弊屣天位昭悼二公大闕永年惟我太宗大王盛德純孝度越前古無憾於當時有辭於後世也惟獨神德王后陵寢之儀有損配侑之禮久缺

當時禮官不識禮儀妄相忖度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則清廟之上雖有朱絃䟽越之樂玉瓊黃流之薦太祖大王之靈想必盡然傷歎赫然震怒而太宗大王亦必瑟縮不安憂遑罔措於陟降左右之際也何幸今日聖孝出天推之於追遠之孝永惟本始特命禮官奉審貞陵木顛而壓者卽行除去而守官齋舍次第建置豈但宗靈慰悅於冥而宇內含生莫不感涕咸仰聖孝然而廟享之儀猶且遜疑臣固知聖意有在而陵享廟會禮有異同彼存此廢事蔑經據旣曰非禮則五十步不懸於百步也如論其至則盡善者不若盡善也今見世祖朝太學生蔡增老䟽章則當時廷議之齊設而其甚詳豈切覓權近應

命野曩曩寺記文則太祖大王悼念追謚之意高皇帝賜敕吊慰之典可知矣伏乞 殿下詳賜觀覽并舉廟享之儀則太祖大王之靈想必懽翁於上而太宗大王亦且曰予有後緒志述事矣而必有子孫千億永錫爾類之慶矣荅曰茲事甚大不可率意行之後日登對商確議處於是副提學李敏迪應教南二星校理尹深修撰洪柱國金萬重執義申命奎正言魚鎮翼等以 以啓二品以上賓廳并請柎廟之禮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許積判府事鄭致和等率百官逐日連啓亟舉縟儀以慰神人之望荅曰卿等之請至此依啓施行獨領中樞李景奭立異

禮曹啓 神德王后追上徽號順元顯敬賜后父領敦寧
象山府院君康允成乃於十月一日祔太廟是日聚雨人
謂洗冤雨

尹宣舉卒

前執義尹宣舉卒號羨村弱冠疏論追崇非禮請斬虜使
及至江都避兵顛沛之際不能無疑而自廢修身至於旋
招然與鑄交道終始不替平日論議每在利害士論是以
短之

世子冠禮

庚戌十一年三月行王世子冠禮初以贊善宋浚吉言以

扶陽抑陰之歲消吉於正月賓客趙復陽劄言雖士夫之
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所以敬其事也春宮冠禮國之大
事也山野碩德知禮之臣皆合招延以成嘉事而傅宋時
烈贊善宋浚吉李維恭退居鄉里請別召致遂以三月退
定而敦召三儒臣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維恭赴召

金澄壽宴劾

時全羅監司金澄為母設壽宴臺臣金錫胄劾澄宴需侈
濫䟽畧曰夫宴筵之需酒食之費則雖百瓮之釀千炙之
牛此乃與人同歡之資矜夸喜大之人容或可為至於直
發公儲馱歸京第人以為盡八家中渠則曰貿易市上設

使澄所稱二同九疋之營木此外無毫末剩善其比之先朝所犯罪尹策韓墜等所犯豈不相倍蓰之多耶且澄於本不與宴之兵使則箱籠馱載其數不貲而稱之為事體而受焉非所管轄之統帥則細綿木花其饋無名而稱之為官尊禮饋而受焉此而皆受其亦將何所不受耶李端夏謂臣曰聞流傳之言澄至造銀器數部云此固近於孟浪而吾則以為在澄之道雖一隻筋若復染指於銀則大非也其後臣更聞於自南中來者攻金之說果是不誣其為錚盪小者一雙其外又有鉢盂匙箸且分定各邑之物只以鮮魚一種言之羅州三百靈巖三百靈光二百其下

諸邑雖殺其數而合為累千此又南來士夫之親聞於羅牧蘓斗山者如此其所徵選女樂將至二百遠邑殘縣無不被散至於谷城至遠至殘亦送六名其中有年未滿十五者暫時逃席重受刑訊臣招問全州新官吏於臺廳則其吏之所對如此云、請罷職

澄前在臺閣刺舉不避權貴前後所論凡五十餘人於是羣憾因之修郤乃請拿問查其宴需金帛及查啓上無侈濫可抵大罪者論者持金澄益急謂前查多爽又請更查逮繫官吏百端窮詰至以銖銀尺布搆成罪案欲置贓律時判義禁亦曾見彈於金澄嫌不讞奏上命次官議罪李

慶億當其事諸家媚起蜚謀設巧撼搖無所不至慶億當
為動乃與同僚相議曰藉令金澄宴需有濫觴因壽親抵
罪已非孝理所宜况今再三覆按終無污跡不可以賊律
繩之以其那移會簿物從輕擬律似合於觀過知仁之義
遂勘以奪告身領相許積亦嘗累為澄所劾於公會大言
斥慶億不避親嫌私護賊吏澄即國法無相避物論皆以
為不可以疏屬之故剖法外嫌避慶億亦嘗慨然曰安有
孝理之下為親設宴而獲罪乎况此乘時構煽必欲中傷
尤非清朝美事雖有中表戚誼法無應避畏眾恐而不當
讞奏非直也遂擬以輕律大為積所詆慶億陳疏乞免金

吾上荅以優批積又上劄斥以玩法語甚峻命罷慶億職
俄又就理奪告身澄謫海西慶億出獄僑居鷺江村舍
金澄久因及有刑推命領敦寧李景奭上劄救之畧曰伏
聞慶億更就廷尉李端夏亦因囚此必 聖明有所可問
之端至於斯而曾為宰臣學士者如或不至大罪惡無乃
太過乎金澄所為誠有過濫而 聖明初不之重治者為
其有母也厥初原情不以直告再問之時辭不謹慎亦甚
妄矣 聖度推仁矜其母而減其罪則何必刑然後知其
罪哉 上從之先是金澄陳疏侵李景奭景奭至於上劄
乞免未幾景奭獨劄求之士論以是躓之

李世直誣獄

清州人李世直誣告伏法世直忽擊街鍾有司捕詰遂以
凶言誣告宋時烈宋浚吉徐必遠等設鞫嚴問語皆虛妄
或謂世直失性之人或謂必有陰嗾者世直果自服誣而
伏法

別諭儒賢

辛亥十二年正月知經筵趙復陽白上曰自古帝王求助
臣隣况今大侵舉國遑遑百姓凍殍在外儒賢宜招致求
助共濟國事上曰予亦不無此意而日氣甚寒欲待春
和下諭矣所達如此雖當寒節招來可矣遂下別諭于宋

時烈宋浚吉召之皆辭以病

前領議政李景奭卒號白軒立朝清白庚寅一事尤可稱
道故一時諸賢無不推誦但三田碑文其所讚揚者實有
愧於古人矣及卒領相鄭太和白上曰景奭家貧饋奠難
繼宜有優恤命限三年仍給祿俸大臣喪後給俸始此
前吏曹叅判李廷濩卒號歸川寬緩而有制簡舉而好禮
勇退却園其介如石上為世子別設輔養官當用第一流
充之大臣以公薦之

宋時烈疏陳揀災又論兩尹

八月右議政宋時烈疏陳恤民揀災十餘條末曰臣竊聞

近日臺諫以畏罪苟容為事近聞尹壻尹嘉績言及大臣而大臣不自安故二臣亦不敢在職臣竊惑焉昔諸葛亮謂其叅佐曰諸君有忠慮於國者勤攻吾闕則賊可滅也功可成也大臣豈可不以亮心為心乎朱子曰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又曰亟求其人而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且置之大臣之任使之姑以奉文書為職業哉進退百官乃宰相之職也如有遺賢滯才則招致故官而責其遺滯者乃其職也有何所病而以為言也若乃君所以任之者重而大臣所以自任者私也而招致故官而語之者又非賢才則是宰相非其人也胡不明言直斥請

易其人而顧乃口含膠漆似說不說如三日新婦貞樣也彼苟容而不言者固不足道而所謂能言之者乃復如此臣竊惜之然是皆責備之言若因此而宰相臺諫又復不安則非臣之厚望也

許積引入

是年夏諫官尹壻尹嘉績疏侵左相許積矣至是許積以宋時烈所論尹壻尹嘉績之含糊所以斥已遂引入前判書朴長遠卒號久堂襟度凝遠德氣冲和一見可知為吉祥君子矣

趙嗣基服制疏

壬子十四年正月前正月趙嗣基因陳弊上疏畧有曰
殿下承大統惟當極尊親之道而嫡統庶子一說未免貶
降短喪之歸百世之下終必有議之者不可不追悔以慰
孝考在天之靈○都承旨張善徵等啓曰趙嗣基疏辭恠
妄就理編配諫院李柙尹深閔宗道等啓請遠竄不允俄
命放釋

尹敬教劾許積

正言尹敬教上疏劾領議政許積剛愎自用上怒斥敬教
以凶狡禽獸又曰符合他意上教所謂他意卽指宋時烈

宋時烈待罪疏

伏以云々易去大臣云者是乃假設之辭非以大臣為定
非其人而必改易也又曰尹敬教之疏闖然可而發攻斥
無所不至此實非臣之所知而 聖明又以其言為符合
臣意然則罪不在於敬教而實在於臣也今之議者旁緣
聖教詆訶蜚起謂臣為根本而敬教為枝流究其形跡
誠亦然矣然則 聖教所謂敬教之亮狡卽臣之亮狡敬
教之奸狀卽臣之姦狀而敬教之禽獸卽臣之所以為禽
獸也又曰臣之所言果若駭妄不足有補而適以生亂則
聖明當示以不可以為先事之防可也而乃反假借褒寵
真若其言之善美大聖人誠心待下之道竊恐不如是也

仍辭職名及祿俸三月始下批

尹敬教安置

五月右叅贊宋浚吉上疏言尹敬教事 殿下何用聲氣於直言之臣乎俾彼委蛇盤礴還坐百僚之首其為倖相地則至矣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奸邪朕則不知泌曰此所以為奸也今 殿下不但不知而已疏入上大怒斥之伐異○積退出郊外持平吳玢昌投疏救積語多凶譎臺諫論劾請罪既而執義李翔應旨上疏極言積奸狀天怒大震特命削黜大司憲張善徵掌令鄭載禧持平柳尚運請還权上益怒命遞差又以為此事根於尹敬教特

命安置極邊朝廷震駭積亦遞相職金壽恒代之時烈又次陞焉上例遣史官宣諭仍有召命

宋時烈引罪辭職因論許積疏

左議政宋時烈上疏畧曰 殿下以尹敬教之非議大臣而斥之以凶狡黜之以遠惡則其惡惡也可謂至矣然又以為出於臣之疏意則是臣當為之首惡而敬教當從脊從之科矣以故頃日憲臣之疏又以為殿下既以臣與敬教為表裡而乃以臣罪獨加敬教為未安其言誠是以殿下無以自解於其言也今竊聞 殿下又以敬教為近事之根本而加以安置之律敬教苟為之根本則臣

又是根本之根本也而其罪又不止於安置而已而殿
下猶不唯不治臣罪而乃有新命之加是殿下惡惡之
道顛倒若是而躬駕以隨郭公之覆轍耶無乃相臣之退
去不唯在於被人之攻斥而或在於獨罪敬教也耶伏乞
亟收新命置臣安置加等之律則天怒必弭人心必悅矣
且臣伏見相臣許積疏本則謂與臣同受聖考之命噫此
信然矣積之於臣揆以事體義理又自別於他人矣故自
積之擔當國事每聞詈積之言必有遮護之心蓋非為積
也恐以傷考聖之明而亦自顧其私義也故人或病臣之
偏厚於積臣則終不能改也國家自裕亂以來大經大倫

所以不_止殄滅者獨有二三賢臣以死明義而聖考褒獎之
典煥赫幽明環東土秉彛之類庶將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臣於去年適因纂述既骨人文字得見戊申十一月登對
說話則積乃以二三臣者為喜事釣名之人是何積之所
見所存乃如是耶是欲率天下歸之夷狄禽獸之域矣其
為害豈止於洪水猛獸之害而已自是臣雖不敢顯然舐
排而常盡然而傷慨然而歎幾於忘寢與食此豈為積之
一身而然哉至於近日宋浚吉之疏至舉盧杞為言觀其
主意則不必以積比之於杞也以殿下之不能覺悟有
同於當日云爾然其所擬之者不甚褻切則人亦疑其

不倫矣至於積之䟽一出則人言無復顧藉而臣益為積
深惜也夫既以含盃避賢之語擬浚吉於李林甫則足以
報盧杞之云者而可以快於心矣亦可以止矣又必以權
不在上之語以為疑怒聖心之一大閔挾此一言者實古
今之奇貨今乃發於大臣之口豈不怕也哉積三朝老臣
身為元輔為國家深憂遠慮宜無所不至而乃不勝一朝
之忿言不知裁是豈非可惜之甚哉今日紛紛自是臣下
之是非得失而唯殿下之過舉日以益甚只知有一相
臣而不知有宗社國家豈非可異之甚哉 積見之而跳
跟曰此䟽陷我於萬古小人矣

時上方嚮用許積置之元輔而西人一隊多有忤旨天
威大震譴罰隨之上怒偏在於兩宋禮遇頓衰不承權
輿矣

右叅贊宋浚吉卒歸同春際遇孝廟與尤菴同心同德扶
植大義進退行藏未嘗不同世稱兩宋

寧陵遷奉

癸丑十四年五月賤宗靈林副令翼秀上䟽言寧陵石物
生罅滌有雨水滲漏之虞封陵之制甚疎故逐年有修理
之役上大驚憂引見翼秀而問其狀命大臣六卿三司諸
臣與翼秀同往奉審遂定遷陵之計冬十月奉遷于英陵

之傍 時尹錫潛身輦下締結逆宗柙陰喉賤宗翼秀內
外恐動竟至遷陵

張應一疏論山陵

七月前叅議張應一上疏曰已亥國陵不用於水原歸罪
宋時烈又論任事諸臣擬以一律

掌令柳筵啓畧曰張應一疏中危險之狀聖明既已洞屬
頃日本府削奪之啓即賜允俞亦足以破肝膽斥邪議而
臣等以為擬律太輕不足以懲其罪也應一之一言半辭
無非熒惑陰賊之意至有人臣不忍言不忍聞之語豈不
知識辱君父之為大戮而稔毒箴鋒覩釁覲隙傾陷朝臣

之計非一朝一夕之故自有山陵之事抵掌雀躍張皇脅
持無所不至其意以為如是而後君父之意可以疑惑雷
霆之威可以激發足以致臣隣於不忠之地足以逞私憾
於一網之打吁其計凶且暴矣云、請遠竄

卜相

七月以許積為領議故宋時烈為左議故 時宋時烈以
誌文製述官被召行至竹山有是命

宋時烈待罪因論山陵表石疏

右議故宋時烈疏畧曰臣之前後被人攻斥姑置不論只
以近事言之則張應一應旨之疏臣之罪名亦在其中而

應一旋被削職之罰今又論之以竄黜之律臣可以此時其能安意而冒八乎倘或早蒙遷改之命則臣當星夜西馳以赴起居之班仍廁於都料之間矣仍論山陵事以為我先王盛德深仁雖千萬世之遠誰或不尚其陵寢而臣子罔極之情則不可不自為無窮之計請建表石大書深刻以示後世又引朱子說請築實石灰於柩底二三尺而納壙儀物務從減省神尤破鑿亦勿太廣以為後世防患之道上遂許速促召而所陳諸事亦命大臣議處焉

許積辭職疏

領相許積辭職疏略曰伏以臣明時之一僇人前後自暴

之章非一二上而久荷優容乃者枚卜之命遽加竢罪之臣至以滓穢之名復玷百僚之首天地雖大一身難容藩觸歧窮逃竄無路云○荅曰噫今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朝廷之上黨論彌滿進退之際一循異同若非同色目也則攻之斥之况卿居鼎軸之位者乎故一自卿蒼黃去國之後恠妄之輩自謂得詐挺身立幟猶恐卿之上來其心所在如見肺肝何用介意

院啓論鄭楹趙珩閔熙

八月大司諫李翮司諫尹衡聖獻納魚震益等啓曰都承旨鄭楹素無人望承旨濫授物情為該請速差判義禁趙

珩雖稱柔善素之剛果本來資稟不合此任中旨特授實
是意外物議久而未愜請遞差刑判閱熙曾為江華留守
時貪蹤鄙瑣之事不一而足屠販牛隻侵奪漁人錨鉅之
利盡歸龍斷甚至備送十隻牛五兩車於京第載送其人
貢物柴木多捧廉恣一府之人莫不唾罵請罷職不叙○
荅曰柔善不甚害事怪毒者能任事乎至於鄭榷事不覺
駭然若論以近日黨同代異之意未果愜於爾輩之公論
不然爾等此論果為如何不覺驚駭
避嫌啓窺見近日朝著之上公議不張名器多濫官以諫
名不容含默一番糾劾意在激揚而 殿下不准不從輒

以黨同伐異疑之大加聲色不少假貸 殿下既以臣等
不肖置之言責則隨事論列乃其職耳朝廷四方之表未
有朝廷不正而其因能治者近觀 殿下所用非軟熟則
濫滑何可緘口不言同歸於泄乎云○荅曰公議之
不張名器之多濫職由於爾輩盜竊清要務為黨論之致
也予寧可用軟熟濫滑之輩必不用爾怪毒罔狀之輩也
上以臺官引避緩緩出於憤恚之意即命故院問啓故院
以國家待臺官與庶官有異自本院詰問事體未安之意
回啓 傳曰庶官則當下鞫問不當若是苟且此非優待
臺閣而何人臣告君之辭不可如是無狀也故院回啓待

罪玉堂處置規劾之論不負職責雖承嚴旨何必為嫌請
大諫以下出仕上以立論不公處事慢忽責玉堂侑大諫
以下通差故院啓曰臺閣寄耳目之責玉堂付公論之地
而殿下既以嚴旨摧折於前又將特批并通於後此豈
優容臺閣俯循公論之道哉請還收諫院并通之命

金佑明請對論斥宋時烈

九月領敦寧金佑明請對略曰宋時烈所陳表石事以為
前代所無不可創闢而言出於宋時烈故群臣不敢開口
是非有同卿大夫出言人莫敢矯其非也又曰城中有不
幸事前教官閔業身死之後其子世益有狂易疾世益之

子慎謂其父廢疾而代服祖喪禮有祖喪未終而父死者
子於葬前不敢卽衰之文則世益之子何忍死其生父而
自代其服乎是閔業世益俱無子世益及慎俱無父豈可
使如此人容息於都城之內而不之罪乎又言近日士夫
奪入閭家使居民呼冤意亦指斥宋時烈○上曰此事非
泛然三綱父子為首父子之倫若以乖舛則所閔非細令
該曹查覈可也

禮曹啓儀禮有父廢孫為祖後者亦斬衰三年之語或以
為此則非指士夫家而言或以為喪制達於庶人執此兩
端未易折衷請議大臣

領相許積以為禮曹所云是通解五服圖說而乃天子諸侯正統旁暮圖也其非士庶之禮不啻明白且禮家未嘗有父有廢疾為祖曾服斬之語豈不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用於士庶耶閔慎擅自代父服斬自陷於悖倫云云○左相金壽恒以為閔慎擅自代父服喪蓋據朱子喪服圖所云云只在於天子諸侯旁暮服圖而不在於本宗服故說者以此謂士庶不可通行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先死嫡孫承重之服亦只載於天子諸侯服圖則其父以嫡子先死之後其子其孫豈以闕於本宗服圖而不服祖以斬乎此兩款只載於天子諸侯服圖則同也一則上下通用

一則只行天子諸侯不行於士庶非臣之所敢知也○判下父在代服祖喪莫大之變禮不待稟定朝家擅自代服誠極無倫使之更無此弊

時前教官閔業子世益有狂易疾及其父業死家人加以褻服則輒曰閔業是我不共戴天之讎我何服其服乎其家問其處變之道於朴世采世采使其子慎代世益服喪以從朱子喪服割之意閔家又稟于宋時烈時烈謂此有朱子定論世采之言固宜從之而亦令呈稟于宗伯以乞朝廷處置定為一王之制閔家遂呈于禮曹則禮曹論斥而不聽閔家不得已遂自代喪尹鑄又

攻斥時烈以為亂人大倫又著禪緇說并斥朱子自以為明人倫之功不在禹下

宋時烈引答疏

判府事宋時烈疏曰表石之當否臣亦不敢知而列聖三陵及北路諸陵皆有碑石則非今日所作俑者而臣子為君父為萬世慮者無害於義則恐不可已故敢為妄陳而幸蒙採施矣然人各有所見以此為是非之端則固不害於各陳其意而乃曰賤臣所發之言人不得論議有同卿大夫出言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又以為此乃臣之所言故羣臣莫敢開口噫臣有何威勢權力可以脅制羣臣士庶

而至於如此耶至於閔業家事此實朱子之說而言之者是臣故其紛、如此正朱子所謂今日紛、非謂程氏而發但承望風旨視其所而在而攻之者也佑明於此意有不可則當直請臣罪可矣何故為此箴頭之說使閔家督受重究耶豈亦於臣因以證成人莫敢矯其非之意耶至於士夫奪人家舍者臣亦有此犯臣之家累隨處猥多亦有若干問字者相從故在京在郊頗有所占佑明之上達不亦宜乎

竄金萬重李翮張應一黜李選削閔鼎重

副修撰金萬重請對啓曰閔慎之代病父服喪既據朱子

定論且稟於知禮之人非已所斷為之事又非爭財奪宗之事恐有傷於事體似無可罪之事上曰朱子此言若為庶人而發則必有孫以代祖喪者父死服何服之文而今皆無之必有曲折故欲令查出耳又曰既查之後終無歸宿臣以為不當查上曰國家當以事體論之事豈可以終無歸宿而置之乎不聽萬重又啓曰領議政許積當初疏中威福在下之說初指故叅贊臣宋浚吉而又曰指在廷之臣云者情態既露此是小人雖無袞貞之罪不可置諸百僚之上云、上大怒曰萬重聽人指喉試探上意獨自請對論斥大臣不可不嚴劾拿鞫右議政金壽興伸抃○

時天怒大震疑其黨同伐異教曰當初李翮之論劾諸臣予以為必有他日舉指今果然矣於是命遠竄前修撰金萬重大臣雖有過失亦當隨其意見陳其可否而必有待而發放恣黨論之狀殊極可該遠竄前叅議張應一當初非謂其無罪而愛惜定配前校理李選向日之疏怒張應一而至於梓宮有隙壙中有水日夜析望云者語涉陵寢極為無倫削奪官職大司憲閔鼎重雖有病故遷陵定期始自五月則為臣子者無論所事之有無即當還朝以盡其分義而緬禮既迫累有未安之教然後始為來到郊外偃然陳疏有同山林高蹈之士驕恣之狀極為可該削職

竄成虎徵

正言成帝徵啓曰金萬重定配之命臣誠駭惑前應教李選因一激惱追罪進言衆情驚駭前大司憲閔鼎重難進易退固是士君子之風節山陵將迫進伏郊外以待緬禮之期此豈不識臣分而乃以驕恣罪之誠千古所未有之事也副護軍李翮一啓三刺風采可觀而今因金萬重之事臆逞其情至下削黜之命臣未知其可也并請還收荅曰不允 傳曰閔鼎重行身處事小無可觀受由下去亦無其名在鄉疏章又無士君子正直風節今者成帝徵乃敢張皇費辭資揚鼎重回互抑揚蔑視君上之狀極可痛

惡極邊遠竄

崔後尚啓

司諫崔後尚啓曰國舅事體與朝臣自別勿論事之大小固不可有所干預而頃者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以陵寢表石及閔業家事至於請對陳達蓋表石一款因大臣達白已有成命則其事體之重如何而乃敢出位犯分有所仰達乎閔家喪服之禮自是閭巷間事尤非國舅所可知請金佑明罷職○上益怒下嚴旨教曰閔慎事倫綱一類則人不得為人表石事雖曰大臣達白人不敢言則亦非國家之福○時上方眷注積必欲還用而諸人務為激揚之論

大致上心之疑怒而其總會處則皆歸宋時烈矣

朴世采以閱慎事待罪疏

副護軍朴世采疏略臣於閱慎事實有所大犯茲以驚該震慄不顧一身死生必欲昇疾伏罪於司敗登途數日始及城外云、傳曰閱慎事未查之前此上疏何以捧入耶承旨推考上疏還出給

宋時烈引咎疏兼論臣強權不在上

判府事宋時烈疏略曰伏念閱家變禮雖繫人倫而人或可以聚訟見諉家舍之事雖犯禁令而臣可以不知自怒至於使人不敢開口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之罪則雖以

殿下之哀愍臣身而亦不能全赦矣且伏念國舅將欲責人之無父無子則豈不知禮法之不可犯而乃不顧私忌之有式暇而汲、請對亟發臣罪而首以此為言者豈不以臣之所為實有危機交急之勢而不可一日少緩者耶日者臣強之說忽出於萬里之外而權不在上之言縉發於相臣之疏今臣所被之言實與彼相同而稍摻其名云云

閱慎原情

閱慎原情曰罪送凶釁神理降罰徃在辛亥年奄遭祖父之喪而矣父身有宿病初喪罔極之中門長諸人及護喪

諸客議加矣身以近世所未聞之變禮隕惑崩迫求死不得今此查問之下矣父病狀實非人子所敢宜言至於死其生父之說尤非人子所忍聞直欲速死云

金佑明䟽閔慎事

領敦寧金佑明䟽畧臣按儀禮經傳通解已為本宗服圖為祖服齊衰不杖期其本宗服之變者則曰父卒為祖後者服斬又曰祖父卒時父在已雖為祖不期今父歿亦為祖母三年云則此非大夫以下自古及今通行之定禮乎今慎之父死而慎為祖服斬其所為而為者乎其所得為而為者乎且以事親之道言之卧病於床委之庸醫

猶不為孝慎於業之初喪脅迫喪心之父祇辱於奴隸之手不思扶護忍其我在汝不當服喪之言曲從人言自立為喪主儼然成服而曰禮云云是可知也孰不可忍也為之者已不足言至於移書護喪責以此禮不可護喪諸人不得辭其責者抑又何心哉云

刑曹啓

刑判權大運參判鄭楹推問世益後啓曰閔世益招致本曹着笠束帶猶有士人貌樣再三罇坐不肯前進使下輩驅迫致之階下逐條詰問則言語無倫雜亂莫甚容貞舉止所見可該捧招後不肯着名定是狂易喪心之人所供

之辭不成說話云

甲寅十一月掌令南天漢獨啓閔慎家喪制大壞請朴世采刊削閔慎依律定罪依允

已亥都監堂卽拿處傳教

十月十一日傳曰舊陵、上石物旣撤毀看審其時都監

堂卽罪犯不可不考律處之令該府拿囚

堂上鄭致和石所廳卽韓時重

申命

十一月傳曰如此莫重之罪不可以此律照斷明矣但鄭致和封陵未畢役前因本兵多事徑先入來不可無忝酌定酌之道減死安置又以中道付處改判下○上命浮石

所卽廳一罪論斷禁府啓非原情定罪右相上劄府院齊發請還收一罪論斷並不允甲寅正月卽廳申命圭子擊錚始命減死絕島定酌

宋時烈臨歸自訟因論陵寢

判府事宋時烈疏略朱子再遷父墳而至於山陵則有驚動之戒豈帝王家事體與凡人自別耶當初啓土尺許之後已審隧內之無故而任事諸臣恐懼於罔極之人言仍為改封之議終不敢出焉新陵之吉雖自昔所稱而亦豈若仍安於已安之地哉臣之今日蹤跡之危不啻集木而又獲重罪於國舅故魄奪身青不敢出片辭於其間臣之

孤負先王之罪萬死猶輕又論表石事曰 殿下於諫院之批既以知此不言為非國家之福國舅之言即亦臣之言而表石之事亦在其中尚未聞停止勿用之命是 殿下之心實以此為非而強而行之也恐非誠信勿悔之道伏乞聖明更詢於廷臣審其可否決其行罷然後理得而名正矣又言聖明一邊以不論臣為非國家之福而一邊以臣為若無罪者然至欲進臣而面諭愚臣之疑惑滋甚焉又言聖明以金萬重之攻斥相臣為有待而發外間喧傳以為萬重所待者即臣也聖教所指果在於臣則是不惟聖明不諒臣之情跡而亦不察萬重之為人也日前

殿下每以君臣之間貴相知心為教矣豈料今日不蒙聖明之知乃至此耶臣更無顏面冒進云、

宋時烈後筵說

引見大臣上謂右相金壽興曰宋判府疏中所謂任事諸臣怵於罔極之言仍為改封之議終不敢出 云、者未知何意耶其時任事之人果有此議而不敢發耶壽興曰其時豈有此議耶槩想其意啓陵之後玄宮無事故云然上曰此是莫重之事何其率爾而發耶石物既撤之後則極為難處舊排石物則不可仍用若新造石物則必延數月未知其間何以處之耶疏中雖引朱子再遷父墳而至

國葬則不敢輕議之說而若使朱子當此時則亦不得不為遷奉安過之後其言如此以此予有不安底意耳壽興曰宋時烈之言亦豈有他意只以當初之慮不止於此而畢竟安寧故為此言上曰既意有若仍舊為當而予之此舉惑於他術者然此予之所以不安也至於表石一款謂予有若依違苟且用之者然何以有此言耶宋判府之言雖重先王陵上所用之物是何等重事而予敢依違用之乎殊未可曉也上仍出時烈既使壽興讀之曰予有前所謂非國家之福云者仍泛論而何以如是者耶壽興曰此則宋判府於此事亦有干涉故有此云、上曰有待云者

似非予言而何若是誤傳耶壽興讀既畢上曰其下云云則是予誠意不足之過而至於改封表石等說予心誠有所不安矣壽興曰改封之說似是不知其間形勢之言而表石事則似出於未識聖意必不深咎也時上意以宋時烈疏為出於不平而深有未安之意故壽興亦不敢伸白時烈之意隨問仰對如此云

陳辨

館學儒生呂必世等上疏陳辨宋時烈情跡請聖慈人明示好惡益篤誠禮以期更來上批曰朝廷是非自有所歸非爾等所干之事爾等退修學業○玉堂請對亦為宋時

烈陳辨上荅以予於時烈別無他意玉堂又陳疏批久不下之未安上荅以從當賜批矣

十一月始遣史官宣批曰省覽卿疏不覺恠訝也卿受恩先朝復出尋常予以為先陵之事則卿必不避水火今日之事不但大違所望於卿者陵內雨水滲漏停留之狀石物執頃之事卿聞見之熟矣玄宮無欠非外面可知何用改封之議耶此所以疑惑而未曉卿意也今日遷陵之舉非惑於風水之說而卿疏有若由此而然尤為驚惑未曉卿意也至於荅諫院之批不過責後尚以體例間事而已有何一毫以不論卿為非之意耶况萬重之言無狀甚矣

予用駭憤而到今思之待卿之說全未憶得無乃傳播於卿者有意而然耶卿之辭疏無非不平之語而反疑予言至此之極更何多詰卿其諒哉

申翼相陳勉疏

校理申翼相疏畧曰噫士論携貳色目歧分今至百年保合無日破朋黨如理亂繩不咎條理而禁之益見亂而難治矣宋浚吉以林下宿儒臨死何與於黨論而疑之太甚待之太薄一字之批不賜於生前遣醫問疾不以其時使兩朝尊師之臣未暴忠悃飲恨泉壤李翔言不知裁不過狂率而科以重罪李敏迪略陳所懷斷無他腸而一廢至

此朝臣因事獲罪前後相望至于近日極矣臺閣爭執今已累月天怒未解俞音尚闕 殿下處分已失至公使閱熙猶有廉謹之操則李翱之論不必發矣權不在上之說不出於相臣則金萬重之言亦不必至矣今不究是罪之源必以伐異之罪欲鉗言者之口此豈清朝之美事 殿下之罪閔鼎重既為過當之舉則成帝徵之爭執乃其職耳而朝奏諫書夕竄絕塞國家置言官求聞過失何可求罪於言語文字之間示不廣於國人也况萬重有病母帝徵亦有老病父母茲二臣者罰其當罪則區、私情有不敢言而無可罪之實狀有情理之極悲伏願 殿下忘怒

觀理亟回天心使國人咸仰日月之更為清風府院君金佑明陳疏請對舉措紛然毋論言之當否國舅干政自殿下始啓叔季危亂之漸臣竊憂之 殿下寵遇福昌君楨等復出尋常楨等所當畏慎於殊遇之際飭躬砥行以荅不世之隆恩而計不出此反長驕奢是非朝廷唯黃人物甚至交結朝士蔑業邦禁彼朝士之頑純無恥者喜其容接忘嫌疑而墮大防臣又聞崇善君澂之宮第國家割給明禮宮基以廣其苑國家不遵定制使諸宮家廣其第宅已乖昭代之令典况崇善君等絕島窮塞乃其所也而先王德配天地拔之深淵之中置之衽席之上澂等猶當

居寵若驚畏約謹慎宜且貪淫富貴侈廣第宅為國人所指點哉李尚真果為托病於先陵奉審之行則罷職輕典也貪榮沒廉偃蹇慢上一如鄭維岳之言則廢斥宜矣而此有不然尚真之賤惡維岳人所共聞而維岳敢以先教制人之術欲逞一刺洞貫之計滿紙摺撫難掩傾陷之態而使之翱翔於三司侍從之列無所顧忌臣竊為朝廷恥之金益廉之姦邪人所共棄聖明之所洞燭而銓曹不顧公議連擬師儒之官所失非細而臺閣無有發一言糾正云、

領府事鄭太和卒歸陽坡席三公之榮貴任三朝之輔相

處黃閣二十餘年而謙恭和粹樞機周密可謂高才全德間代之良輔矣

宋時烈待罪疏

甲寅十五年正月領府事宋時烈疏畧臣以蹤跡之不安不敢入與於始役之時及至近侍傳諭冒至陵前問於摠護使金壽興曰始役時土色如何曰裳石罅處有水濕之痕闊至尺許則乾燥堅固矣臣遂入臨則方開壙絕無他故但見氣出如蒸矣役夫向玄宮施功則石灰極堅斧斤相激有時生火當其時臣心崩隕實如斧斤之落胸矣若使殿下親臨未知有何指揮也噫臣之於聖考不避水火誠如聖教而臣顧乃不請於獲臣走稟於殿下臣之

罪顧不大耶臣之前疏自訟只出於此少無指斥乘輿之事亦無一毫風水之說矣其餘聖批晚諭不敢枚舉自明而唯是以臣言為出於不平則尤不勝惶恐驚隕求死不得者也今日 殿下於臣無一毫不平之事臣雖病風傷心何敢無端而遽生是心哉上項所陳曰陵之事如復悖謬涉於誣罔則乞賜重究以明國家之刑章不勝幸甚○
上無批荅

慈懿大妃服制

二月仁宣王大妃昇遐○禮曹判書趙珩叅判金益吳叅議洪柱國等啓曰臣昨於服制節目中大王大妃殿服

以暮年磨鍊啓下而家禮服圖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暮大功之別已矣國恤時王大妃殿旣服暮年之制以此見之則今此服制為大功無疑而急遽之間未能詳審有此弊用昏謬之失不勝惶恐原節目中以大功闕付標以八○傳曰知道以臨時改磨鍊似有未及成服之患當該堂郎並拿問定罪

該郎正郎任以道

冬至使狀啓具三桂事

三月冬至使金壽恒權瑀李宇馮等狀啓畧具三桂因搬移之舉謀叛禮部侍郎折爾肯清人曾以三桂請來事往雲南為其所殺三桂子應熊順治妹夫方為拘留闕中平南王尚

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既許撤移而旋因三桂之叛並令停
止湖廣總督蔡旒榮密啓滇貴州黔雲南已失楚省湖廣危在朝
夕請速發救兵三桂移書陝西總督王輔臣約與共叛輔
臣執其來人遣其子馳奏皇帝降旨獎諭湖廣巡檢張朝
珎以滇黔軍情上奏詔令大臣一負牛录軍兵一哨之名下被甲
的甲撥牙嗽哨官之類臊撻子蒙古布連等王領兵馬十萬同大
臣沿道征勦三桂十二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初十日
分三巡出兵初十日多夏野紅王以上將領去即八王之
孫今年二十五勇畧過人西山有一朱姓人稱以崇禎皇
帝第三子匿跡山寺潛聚徒黨幾至累萬與諸王諸將管

下之人締結的束各着白帽荷紅色帶箴火藥於懷中期
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衝火城中各處以為作變之計其中
一人臨期發告緝捕徒黨誅殺已累千人朱三太子知機
逃躲方物色購捕城中及沿路各處伏兵掛榜工部失火
捕可疑人所殺亦多城中火禁極嚴上元觀燈各樣放砲
等事一切禁止蓋上年十月以吳王移封自北京委送七
人則六人被殺一人逃還告叛狀即令漢閣老杜立德清
閣老熊賜履等往諉吳王以緩其兵而兩人去後久無消
息方拘禁其家屬且自北京請兵於臊撻子元皇太極曰
爾帝錦衣玉食富貴已極而吾等元來醜陋且無軍兵牢

拒不聽云元皇太極自順治時歲遺金錦累萬交結者而與吳王相通叛狀已著朱太子雖未詳真假而容貌恰似吳王入送京都鼓人義氣應熊與馬爾頭之子相約謀叛馬爾頭即頃年吳王謀殺輔政杞都公時同事者也應熊已被絞殺漢人無不致疑嚴禁畜馬或令賣於甲軍或令納官云雲貴總督甘文焜為三桂所殺以陝西總督鄂善移授定南王孔有德女婿孫延齡亦與三桂同叛瀋陽亦失火朱太子同黨所為故捕獲誅殺幾至二十云
戊午冬至使別單畧吳三桂戊午四月初四日即皇帝位號大周改元昭武定都長沙先患膈症後疫痢病八月十

七日身死偽太子吳世霖不知所終

放金萬重成虎徵

四月領府事許積啓曰金萬重緣臣一身嚴旨荐降言事之臣相繼被罪至於定配則非但添臣一罪豈不有累於聖德乎且母子相離情理可矜矣上遂命放釋右相啓曰金萬重既蒙放釋則罪名雖殊合有寬貫之道至於成帑徵以無情之事遠竄過當矣上曰帑徵亦為放釋

水陸齋

時自內司馬為大妃將設水陸齋于華嚴寺長湍忠義衛鄭鐸䟽槩不勝憂憤之誠敢達芻蕘之言於是府院齊敬

玉堂上劄請亟命禁斷不允傳曰臺啓及政院啓辭崇奉
信奉之說不勝其痛惡無狀於是府院避嫌荅曰勿辭翌
日因堂劄依允

都慎徵疏論慈懿大妃服制

七月大邱儒生都慎徵上疏畧曰大王大妃為仁宣之服
定以暮服而追改以大功是遵何典禮也夫長子與長婦
之服皆為暮服之制乃國家經典之所載也而已亥大喪
時大王大妃暮服之制既曰舉行國制而今者大功之服
乃出於國制之外何其前後之各異也若諉以周公制禮
長婦服大功而行之云爾則周禮中舅姑服暮年長婦服

大功考之無徵俱不為後世之遵用唐之魏徵達白而釐
正之宋之朱子輯古典修家禮而制長婦服暮年皇朝立
濬儀節家禮亦遵而勿失本朝先正臣鄭述五服沿革圖
中仍存周禮大功之服而不祛者是守春秋傳疑之例而
已非為後世之遵用也然則長婦暮服曾經歷代諸儒之
勘定雖俟聖人而不易者如是其明矣而今乃裁自私見
近捨時王之定制遠取三代之古禮不亦甚乎况曾以國
制長子之服為暮年於已亥而必以國制衆庶婦之服為
大功於今日欲人無惑也難矣誠以衆庶婦服無害於禮
經則此義有碍於日後何則 殿下之於大王大妃若曰

衆庶婦之誕生則便是衆庶孫也大王大妃千秋有限他日殿下之為大妃地者有將不以嫡長孫之傳重者自處乎自古及今其果有承大統為宗社之主而不得為長嫡者乎殿下乃以長嫡自居則兩世報服之義前後有殊寧不乖於天理之節文也哉○疏奏數日十三上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出示慎徵疏已亥服制盖用時王之制今番九月之制與已亥異同與否並為考出原任大臣及六卿判尹政府西壁三司長官即為命招會議以啓

十四日領議政金壽興判樞金壽恒吏判洪處亮兵判金萬基戶判閔維重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宇亨禮判趙珩大

憲姜栢年禮判李俊耆叅議李奎岭副應教崔俊尚獻納洪萬鍾等會于賓廳啓曰臣等取考已亥大王大妃服制議定時前後文書初因禮曹啓辭大臣收議以時王之制施行庚子許穆上疏請行三年之禮命議大臣實祿考出則貞熹王后之於德宗睿宗皆行暮年制文定王后之於仁宗服制無見出處領相鄭太和左相沈之源對以據國典之意五又因右議政元斗杓陳劄請行三年之制又詢儒臣大臣以從多議施行判下矣臣等今以諸臣之議觀之則大典服制條只曰為子暮年而已別無長子衆子之別而已矣國恤初議定之時大臣儒臣獻議中亦稱時王之制

又無長子衆子論辨之語矣自有三年之議始以長子次
長子之說論議紛紜屢度收議終以國制暮定行而最
後諸臣獻議中雖以三年之制為言長衆一款則皆不舉
論大槩為長子斬衰為衆子暮年即古禮而不分長衆皆服
暮年乃國制也當所定雖用國制其後諸臣之所爭初
者古禮而仍行暮年之制故中外之人皆以為不行三年
而為暮年者出於古禮服衆子之制而今番服制改定之
日該曹之直請付標者亦出於此也此外無他攷據之事
上復教曰啓辭欠明 大王大妃殿當服暮年與大功
無指一歸宿處何也

賓廳啓臣壽興維重慶亮八侍時以服制事下詢而不為
更稟而退臣等難免昏謬之罪不勝惶悸獻議諸臣或以
古禮時王之制論辨之說自上判付施行之教既以陳達
於初啓不必更復而今考大典五服條則子之下只書期
年長子衆子不為區別而其下長子妻書以暮年衆子妻
書以大功承重與否亦不舉論以此觀之則 大王大妃
服制似當為大功而莫重之禮臣等有不敢只憑國典所
載率爾断定 貞熹王后之於章順王后之喪 昭惠王
后之於 恭惠王后之喪必有已行之制請令春秋館從
速考出實祿答曰依啓而述

上下備忘曰使大臣以下會議者欲考已亥服制以定今日大王大妃殿當為暮年與大功兩款而已滿紙所寫只是已亥膳錄膳錄考出豈可使大臣六卿來會乎已亥服制予則以為用國制諸臣多以古禮對今啓辭乃以為雖用國制中外之人皆以為用古禮禮官付標亦出於此云是國家所用為輕諸臣所爭為重是何道理似當為大功者何所據也已亥所未有之禮始於今日何也

大王大妃之於姜哥未嘗服長婦之服則暮服一節終無所歸乎長衆之說已亥議服時所未有自有三年之論疏章之間始有此論朝家皆不採用到今議禮何敢以衆庶

之言公然倡說必欲固守大功之制者抑何意耶亦何快於心也

賓廳再啓曰伏念大典為子之服不分長衆皆以暮年磨鍊故已亥服制講定時長衆之說亦不舉論只行暮年之制今番服制則大典子婦之服既分其長子衆子妻大功之下別無承重則服暮之語以此觀之大王大妃服為大功不可謂無所據矣今番服制國典所載大功之外有難以臆見輕議○荅曰已亥服制定時未聞有長衆之說到今服制議定時敢發衆庶大功之說大典五服條無承統一款則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諉之於時王之制而

不為參考禮經今日會議之義安在以此更為詳審議啓
賓廳三啓曰父為長子條註疏有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
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曰長子汎觀乎此則似若嫡妻所
生之承重者通謂之長子而其下文言雖承重不得為三
年有四種其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其釋庶字
以為庶者遠別之也庶子妾子之號嫡妻所生第二子是
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以此見
之則嫡妻所生第二子之承重者不得三年矣上下所言
嫡妻所生第二子則同而一則謂之長子而服三年一則
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何也必有所以然矣其四種之說

有一曰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執
此而究之則上所謂第二子之亦名長子者似是因嫡子
有廢疾而言之者廢疾之嫡子既不服三年故為此第二
子之亦名長子者服三年也下所謂立庶子為後者雖是
嫡妻所生第二子無乃既為長子服三年故不得又為第
二子而服三年也耶又嫡婦條註疏有曰凡父母之於子
舅姑之於婦將不得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
皆如庶子庶婦也就此諸條所論反覆參互則今此服制
之用國典大功者似不悖於禮經之意而古禮精微之蘊
有非臣等膚淺之見所可断定昨日請考實錄者欲知祖

宗朝已行之制以為遵用之地蓋出於慎重之意○荅曰
觀啓辭尤不覺驚駭無狀也卿等皆蒙先王恩渥而到今
敢以體而不正斷為今日之禮律耶庶子遠別之說不得
貫四種不得為三年之文矣父為長子四字下釋之曰立
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而其下傳曰正體於上云其可曰
體而不正乎賈疏既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
者立之亦名長子云而卿等今日引證於不堪主宗廟謂
生者也立之亦名長子者謂死者也卿等以不近理之傳
說定為禮律指先王以體而不正可謂薄於君而厚於何
地耶予實痛惡也莫重之禮不可以扶托之論斷為定制

當初磨鍊國制暮年之制定行

禮曹啓曰大王大妃服制以暮年改付標以入

備忘記初喪時該曹初以暮年定奪遽動浮言直為付標
而啓辭措語亦不明白厥罪難逃其時禮曹判書趙珩參
判金益晃叅議洪柱國正卽任以道拿問定罪又傳曰大
臣職責不在於奉行簿書之間而已臨大事不變志然後
可以補衮職做國事領相金壽興當今日服制會議之時
初啓滿紙胡亂之說終無歸宿處再啓乃引不當引之古
禮凡然回啓三啓以國典數語塞責以對四啓敢以無倫
不近理之說倡言體而不正之語其忘先王之恩附他論

之罪決不可不正領相金壽興中途付處○判府事金壽
恒以下諸臣上疏待命○上教所謂付他論指宋時烈宋
時烈進詣水原待罪

承旨李端錫校理趙根修撰權愈請還收金壽興付處禮
官拿鞫之命畧曰賓廳議啓該曹付標設有不概於聖心
者原其本情斷無他腸非有一毫貶薄先王之意而至忘
先王付他論為其罪案人臣一負是名不可一日容息於
覆載之間云、傳曰不思職責汲汲營救其循私背公
之罪不可不懲並削黜

竄南二星

大司諫南二星疏略自己亥大喪之後服制之議不勝其
紛然一二假托論禮以逞胸臆者之外不過各守其見各
伸其說而已衆言淆亂折之於聖在上者苟能公聽而並
觀則其中或不無得失之可論輕重之有偏而同是國事
同是禮說為乙者之論者非獨忠於國為甲者之論者非
敢薄於君今此賓廳諸臣倉卒承命以一時考據之說妄
欲引古而施今原其情斷無他欲使國家典禮無一毫未
盡之譏而已如使聖上虛心而明理忘怒而恕情則今之
大臣胡大罪焉且念國有大議論大處置之後則一時同事
之臣例皆次第求退如宋濮議時諸人是已今之待罪諸

臣既與首相同事則駢首俟譴實是情勢之所不已而前
後批辭一向未安進退之路其亦窮矣疏入命南二星速
差○傳曰前大諫南二星敢為立幟之論阿付大臣敢曰
必如今日賓啓然後國家典禮無一毫未盡之機又曰各
守所見各伸其說其欺君負國之罪不可不懲絕島遠窺
趙根江西縣令補外於是政院三啓請還收不允

卜相

特命許積為領相金壽恒為左相

前右議政李浣卒際遇孝廟密贊機務每論事無不昭合
如虜中八王之僇吳兵之起能見萬里之外數年之間暇

時必讀綱目終始得力者其在斯歟咸陵君李澥拜公曰
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拜公

國恤

八月上昇遐

上尊號曰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顯宗大王陵號
曰崇陵

行狀

王以聰明睿智之資寬裕溫恭之德淵深而篤實博厚而
廣大承先王精一之傳受師傅切磋之益尊為人主而行
高曾閔富有一國而節此布素嚴宮禁而杜絕私枉正朝

迂而務歸和平內無聲色之娛外無遊佃之樂兢、凜、
若臨深谷者蓋十五年如一日○大提李李端夏製進

